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録

會試錄序
會試錄序 代
湖廣鄉試錄序 戊子
順天鄉試錄後序
武舉錄序
順天武舉錄序
江西序齒錄序

江西序齒錄序
順天武舉錄序
武舉錄序
順天鄉試錄後序
湖廣鄉試錄序 戊子
會試錄序 代
會試錄序
序 論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著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會試錄序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右侍郎臣朱國祚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琦臣朝節往入闈三試之遵 制額得士三百人錄其文以 獻臣當首簡臣頃從冢宰後大計群吏靡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之役因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罪也蓋文體之敝至比歲極矣功令條格不啻諄復士胡背馳至此或謂 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比於雲漢故其氣磅礴揚詡發爲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橫溢以取巵旁收以見博蓋氣運使

然非人力也臣以爲氣運何常人心爲之耳九賓之廗必不唱鞮語九奏之懸必不入鼃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强傳以竺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且無能影響于彼矧其曰緣飾于此且以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禀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 王制也即今爲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 王制也 先王所是著爲令士安得倡異說以自弛于維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 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棄傳註參用釋老者

皆置之令既具一意稟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舍故步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寧不相體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小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奔棄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　王制也歐陽修知舉黜劉幾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爲　國家惜文體兼爲士惜心術意乃不後於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退更端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操刃而使割適壞之矣臣每嘆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

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
甚盛眞心憂　國不逮古人總之病坐浮耳文之浮
臣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士自鄉校與
計偕至對公車費　國家供億不可勝紀一對于
廷百僚稱賀榮次素定他途無敢望豈不亦國士遇
我即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曾不足稱餼廩尚何論
報若次及于事内不顧身外不顧誹譽眞心爲國家
遠謀出䖏力衛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爲
一舟而主與臣共操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
臣一心爲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爲

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圖事蔑不晰矣合衆力任之蔑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士士具道所以然嚮對亾窮者此亦足稱先資已及試於事能眞以古人自期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諾責與巳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有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爲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卽文體正矣亦何益于國臣等所爲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國家顧臣等所能爲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會試錄序 代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千四百
有奇尚書臣某侍郎臣某以　請　上命大學士臣
某學士臣某典試事臣某猥以章句目待　旃帷尋
至孤卿叅陪　寀勿中更賢關造士不效四方士習
未盡歸淳乃又奉校士之役臣葢嘗三與校士矣始
禮闈分經次鄉論秀最後副禮闈皆受成事而折衷
於主者乃今總全經校天下士得與不得皆在臣無
所他諉臣爲此懼始入闈卽與諸執事約所取士文
不得臧質巧不得斵樸奇不得掩正百家二氏不得
用以緣飾六經令旣具罔敢不共比竣事歷二十有

一日錄士雋者三百五十人文優者二十篇以　獻如故事臣當序簡端風示以入官之誼臣惟諸士進而服官亦惟是　大府之憲象魏之典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臣受　命薦士第序所以薦士之意竊見　上夙夜憂勞天下明教化一統類頒下　詔旨至再至三期於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六列下逮一命何莫非士正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士而士奚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正之於心未有徵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爲徵正天下必自此始蓋成弘

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樸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前此六十年亦爲己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效焉天道一周往而復反臣受 命適當其會則兢兢於知人之難而嘆士之求知者非其路也今有人於此吶言質貌踈節直幹於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爲無他華言飾行宛轉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爲不可知也

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知之地而臣又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遽信其心術政事士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若百家姝方欲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修辭之家滋益多所稱姝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士大夫浸淫二氏糟粕以爲聖眞神解蓋漢時憂儒與百家並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而士之才者或軼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毋敢失才進

之母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而要之於才
未爲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實是竒險
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舍易而就難舍
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主司者亦
斤斤無失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爲鋒而望以
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反正之
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以使人不惑臣
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　詔旨不信於天下故寧失
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
失也南宮之闈更三歲而闢即一不見收未嘗不得

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應　詔旨
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
使失奇險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
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
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
無爲也人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爲得天下
馬及其鳴和鑾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
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夫不可以
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
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

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湖廣鄉試録序戊子

臣自惟材能淺薄備官文史無所發明往歲以一經分校禮闈猶惴惴不任職今復於皇帝舊邦蒐采豐芑之遺以備選擇臣朝受命夕飲氷矣乃馳而至楚進提學僉事臣所選士三試之奉禮臣所上科條惟雅馴是取毋敢濫於文麗以違檢式諸入選者率能綜述訓典銓敘百物有先楚遺風參伍覆之得九十人籍其文以奏如乙酉令不敢更瀆御史

與諸大夫躬爲士篤揖臣等醮遣之而相與嘆 國
家之求士重也漢唐以下選舉之塗有文學賢良孝
廉明經諸科及秩而官之高不得掌故次直曹史求
之雖搏用稍輕矣 國家以經術取士三歲都試郡
國士操方尺之牘幸而入轂縣次續食進對公車解
褐爲郎從官下乃百里率職無譽積日累勞輒至華
膴顧不重哉 主上儲精化理思與海內雋傑共興
太平乃者以歲之不易 焦心旰食臨朝而嘆惟吏
不勤於職無以究宣 恩澤除民疾苦重士謂何迺
又 臨遣廷臣親奉弓旌厚招草澤冀得材而用之

是求士無已也茲逢衣淺帶而舉固經生耳被以半
通之綸吏職繩其後則何以哉記曰官先事士先志
而孟子論士之尚志則大人之事備焉志者何心之
趨也心有所趨守以純固夷險劇易博狹惟所值之
無二慮焉而事可前覩矣楚澤國也請以江漢之詩
喻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又曰沔彼流水朝宗於
海水之所趨也水有所趨然後可以苞絡坤維綱紀
大國故其出岷嶓貫三峽而東也飛沫盤溢雨屑電
激沸爲壅也會於大別疏於潯陽澒洞瀾汗沆瀁長
邁弗爲放也瀦於洞庭藪於七澤瀰漫濆滉與天相

浮噓日月噏百川弗爲渫也趨在歸海而已所趨旣定百折以之故能直而不肆曲而不詘集之弗盈停之弗汙定於一也而不然者涓澮流潦不涸則溢耳矣今士稱說先王求當世用葢亦有所趨焉故曰先志志者蘄於爲公不蘄於私蘄於爲實不蘄於名專精一嚮惟上所使不知其他時而持危應變機鋒駭發如激於三峽之湍而趨猶是卽乘勢邀時保大致遠以赴功名之會如流於太別潯陽而趨猶是卽兼總羣材吐納萬有舉統類而應之如出於洞庭七澤而趨亦猶是志在爲國而已目不二視耳不二聽不

知夷險不知劇易不知博狹惟社稷是利猶水之宗於海焉然後可以稱國之紀而副重士之典矣乃近所覩見束髮受經於公私名實之辨類能別白及試以事輒背其初則非其性然也尾注者巧金注者婚有所持也逐獸於野目不見泰山有所羨也內有所持則不能毋念失外有所羨則不能毋念得是故取舍滑之而遁寵辱拮之而驚智故擾之而纓愛憎嬈之而頗而志不可一矣惡乎考其事哉方楚在春秋其賢大夫如子文勃蘇蒙穀諸子或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或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或不為爵勸

不爲祿勉以憂社稷此其材與所遭際儒者不屑稱
徒以志在徇國不爲身圖聲施炳焉至今爲烈乃士
生於　盛世出爲　帝臣所遭際何如使不能脫然
塵壒豫定所趨則信上之求士重而士自輕也安所
貴楚材哉諸士之進自今日始志之定與不定將在
今日無變爾度無易爾慮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此士
所趨已諸士勉之異日榮名茂實與江漢同流而雲
連徒洲之材舉充　天府不稱詘於當世即二三執
事不亦與有聲榮以逭於大罰幸甚勗哉乃以故事
次其語簡端以俟他日考焉

吳尚

順天鄉試録後序 辛卯

辛卯秋京闈當比士　上命臣某從左諭德臣某典試事夫臣所試皆六館三輔之彦也惟太學賢士關惟京兆郡國首　上乃舉以屬臣臣敢有不肅不共以忝　王命既籍　奏臣當序末簡臣因是歎　國家取士之典何其要而不煩乎前代科條曰詩賦曰博學宏詞曰詞學兼茂而我　朝一稟於經術統紀甚一操趣甚端而無奈士之自爲煩也漢人之言曰説經者傳先師之言難者必明其據説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詞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國家用經術取士意蓋如此往者士習嘗敝矣大端非浮則冗而比者易浮以詭易冗以僻蒐獵古語以修詞而傅會時事以立指夫以古語爲今文非今也以今事傅古義非古也難者不明其據詭者不立其義於思甚勞而於道術甚晦臣竊歎 國家科指簡而士自爲煩也蓋前代經術藝文自兩科耳我
國家則經術之外無秇文矣此其制在前代經術之上而士子所務反出前代藝文之下前代外經術爲藝文則藝文病今士子以藝文爲經術則經術病古人無論各以一經名家即使身通六藝其簡帙之繁

有如今日者乎孜孜矻矻不遺餘力一仕爲吏敝屣棄之矣其於治身經世有當於古人一經之爲用者乎益天下之患在有餘不在不足今夫訓詁愈多愈晦者經也請比愈多愈亂者律也案牘愈多愈不治者吏事也議論愈多愈不定者國是也夫士之處世所守者一身出而事主所辦者一心耳日益之而不足者忠也日損之而有餘者欲也忠一而已而欲常百是不足者一而有餘者百也今士卽摘詞有餘文涉世有餘智當官有餘巧然程功見效無當於一身一心之爲用則其所爲有餘者乃不足也蓋孔子嘗

歎賁矣曰賁非正色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夫有餘者不受飾飾者乃不足也業已不足矣而外示有餘如決蹄涔之水以溉終畝於彼不加潤而此蓄立盡此孔子所爲歎也夫賁者文之極也諸士以文爲羔雉則臣不憂其文而憂其質賁之辭曰文明以止以止明不敢過也而復申之以白賁无咎夫已文矣已賁矣而守其純白何咎之有諸士之進也臣不憂其無譽而憂其有咎也不憂其有不足而憂其有餘也臣所以告諸士者守一身辦一心兩言而止矣圖之進退則願以今日

武舉錄序

萬曆壬辰春西陲圉吏弗飭卒譁于伍憑堅城久不下倭又訌于東入我屬國羽書徊至以寇之無時不虞之不戒　天子東西顧命廷臣舉武猛任將帥者而會是秋武試屆期諸郡國良家子材官蹶張麟集闕下　命司馬請廣制額思得羆虎士張皇六師訖天誅既程其騎射　命臣琦等試籌策方略得士百二十人以　獻臣今而後知韜鈐之士重也方草昧之初天下爭于戰功于時武臣處勢甚重縉紳無敢儷及天下既定材武無所效乃始交弱其志慮以

就文吏之樊籠要以襲成制平羈絏海內而定一尊非文不可于是縉紳之士重而介胄輕當輕重之末勢法與吏相昵事與議相蒙操徽纆而遁瑱環譺然闒天下武夫之口而踞其上武臣力困于纖趨計窮于掣肘情隔于投杼善則攘之過則諉之事與權兩去功與罪交絀攘尤忍詬而約結不得伸夫文武之相維也若輔車然其世輕而世重也若持衡然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貴上極而有所詘賤下極而有所伸應時耦會乎亭調適使兩爲用而兩不爭則英主駕馭之上畧也我　國家威德四

暢海外內咸奉　正朔受戎索武旣絀矣罔亦少容
焉尺障偏師悉以文吏持之屑瑟于刀筆而讘談于
脣吻白刃在前不介馬而馳之拊膺決脰鋒鏃交注
幾而得之而不足當文吏之緩頰鉤舄錯乎堂皇左
右顧而囁嚅則武士重足立室計沮議而攖咳唾之
末浸尋以迨今日不勝其蘊崇鬱積而蘖芽時動此
亦其賤而徵貴時也天下長無事無所事武臣一旦
有緩急世卽輕武臣武臣將自重武臣卽見事議論
終不能勝文吏卽有功未必盡與文法相應彼自居
其事自修其功而束于法持于議內不勝忿而外未

有以奪勢必至交辟交鬬而天下益多事故寧使世
重武臣無使武臣引而自重彼自重而不得其術則
潰敗決裂不可救也　天子方恢遠畧奬武功稍殺
其甚輕之勢而不使其成自重之權其于弭亂持危
酌盈濟虚意弘遠矣諸士應召而來適當其輕重相
踦之交曩所爲束縛牽纏一切漸弛而諸士乘之衆
意所揚金石爲飛遭逢不可謂非偶然臣不敢以此
深爲諸士幸而滋爲懼也無事時才者無所見才而
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及夫事起不虞邊境驛騷武
臣乃益貴重用事安危之變呼吸萬端拙無所藏而

智有所詘用之效不效爾實自爲重輕于文吏何有夫文吏能困若以事不能困若以才爾誠勇不能使若怯誠有謀不能使若塞勇且有謀非文吏所能困卽不能不待文吏自困矣輕出于身實難自入何害天下未有挾所重而輕者未有負所輕而重者吾狃于輕偷見一時而忘後患冒而進則家國兩傷惡而退則身名並滅于是文吏得操發縱之說而擬其後則[illegible]重在卽制而爲所制者輕吾倚于重而疾法如[illegible]決裂之以爲快入無長策以佐軍出有後言以[illegible]歷然敗法圮類以興其私而無忠計于是文吏

得操執法之說而擬其後則其重在鈐束而爲所束者輕夫乃不堪驅策而委重于人以辱 天子下吏臣不佞是懼不然 天子既封殖諸武臣而以爲干城爪牙即一二文法之吏其誰敢以狎主之故抑遏而自侈大焉夫會其輕時官之師旅操私重而左右掣令爾不得效尺寸而以爲罪咎咎在時其爾實有所闕多遺執瑕者辭以辱 天子之重咎在爾語曰樹堅在始將在今矣重惟今日輕亦惟今日爾多士實重圖之

順天武舉錄序 辛卯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實監臨之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以爲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歌兔罝兔罝之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略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爲文墨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眷眷動矣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牘而荐之御史復求草澤士而登進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

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詘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詘於見短御之以羈靮授之以鼎俎駑良勇怯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乎伍角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而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蹤者以爲士不素具氣不素厲而愚以爲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爲將被介冑冒矢石目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

以請配功以賂敵罪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詒士士以二詒將將士相二而詒各退而有心則不一任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退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于城腹心國家豈有賴焉且諸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衆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鬬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躁我三輔

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遥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虜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扼而敗之彼有遷此絶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師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虜余嘗行紫荊道中出蜚狐口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 天子威靈神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虜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之

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　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　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　社稷惟　上意所注以爲臣鵠庶幾哉無愧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余不佞無能訓廸諸士第備宣　上指以愧爲人臣懷二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江西乙酉序齒録序 代

萬曆乙酉當大比士江右列賢書者九十五人旣籍

奏矣已復相與序其年齒世次而録之夫諸士卽同
鄉曲未必素接塵而游一旦與于旌之典盍簪傾蓋
驩若平生於是乎修世講之好以附於久要之義此
其意豈不誠厚哉鹿鳴之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
以訓厚也則業已登歌而諸士旣拜嘉矣其以序齒
燕也不佞謂宜歌伐木伐木求友也而曰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請爲諸士究言之葢古今論和者其說莫
備於晏子矣而師曠論不和之弊曰臣不心競而力
爭公室懼卑若是乎和之關於國體也夫五聲不相
謀而和五味不相符而和諸士之始進也異味則合

矣乃其性行才品高明沉潛當不能盡同然要之考德講業期於成已其遇合於世要津散秩亦不能盡同然要之恊恭考政期於共濟 國家事而已故朝箴而夕警不害爲同德彼弦而此韋不害爲和衷惟夫

其身各是其見憑其虛憍之氣斤斤乎其不相入

不心競而力爭乃謬於伐木和平之旨

痤手煦煦語言相取下雍容揖讓曾不敢跬

人以爲和意庶幾焉然而未究和之用也夫相

之謂和不和和者反是不倖之按茲土也維

學士附

永叔之節則誠私心嚮之顧獨以爲鵝湖之講明濮園之論辨其初亦以相成相濟而稍稍堅持其說以至學興異同之說朝有甲乙之論則其趨流之末勢使然不佞所願於諸士者象山之學永叔之節而趨流之末勢則不敢爲諸士願也夫士讓其官俗讓其長平世之軌也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乖國之風也諸士之在今日則同袍也其進而登用於朝則同朝之寮寀也崇膴之階自今日始圖之進退願在今日諸士其尚一德一心愼終如始惟爾之先正是從而無務過持其高論以佐泰和之盛而繼伐木之響卽

鹿鳴之舉有餘榮不佞與被其德音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一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奉　勅撰

東塘公太史葬黃山記

臨朐令荊植齋德政碑記

臨朐縣文昌閣記

重修聖水神祠記

歸遺金記

遊石門山記

遊冶原記
仰天寺記
新建汾州府碑記
顏神鎮重修青州別駕魏公生祠記
甘肅建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矩室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奉　勑撰

巨馬河橋者萬曆元年　皇上奉　皇太后慈諭以建者也河自紫荆歷萬山建瓴而下秋水時至被於兩涘渚崖之間齧橋橋壞旅人苦之咨嗟于途　太后聞而謂　皇上曰向所建橋當天下要路圮而不治爲百姓患苦其以宮中供奉之羨簡廉幹之臣往葺治之　上唯唯乃　命閣臣傳諭部臣計便宜以聞於是太監某偕員外郎某奉　勑書往焉至則量功命日畧基趾程土物易木以石撤舊而新其力不以煩民其事不以煩有司其費不以煩水衡少府凡

歷二年費七萬金而橋屹然告成視舊增壯焉乃立
石紀歲月而　詔臣某爲之記臣惟自古工役之興
未有不勞民者也勞民易勞民而以惠民難不勞而
以惠民抑又難是役也我　皇上奉長樂之所餘也
皇太后減膳衣練之所蓄也　皇太后享天下奉
自三服六膳而外豈不可以侈濯龍之賜于廣金穴
之恩澤而躬自節約以爲百姓與是役也若曰吾與
其以一人享天下之奉無寧以天下之奉爲天下圖
永利耳彼徒杠輿梁雖稱王政顧彼所謂勞民而惠
民者也夫待勞民而惠民則與不勞民而惠民者不

可同日語矣臣嘗扈從　車駕經渾河　上穆然深
思中　勑河防從臣欣誦　上顧念天下其勤如此
臣伏覩茲橋之建而知　上之憂勤有所本也　上
之憂勤惟　太后啓之　太后德意惟　上成之要
以操儆予之衷軫由巳之溺兢兢爲天下圖永利臣
以爲堯是心也保四海之心而開太平之原也臣聞
治安之世關梁通道路治民不苦力後商不困行李
遠近歡欣而無隔閡則太平之象也澤不陂川不梁
民歎于室商困于途咨嗟太息而莫之省憂則非太
平之象也嗚呼天下之所走集朝覲謳歌者之所歸

徃盡在是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路之憏舒天下治亂之候也則斯橋也豈但以惠旅人已哉臣旣執筆記成事而系之以銘銘曰浩浩川流帶我邦畿北逵神都赤縣所歸如周洛水如漢滻灞近若懸霤出其宇下秋水湯湯齧彼河梁利涉實艱道路徬徨　太后曰咨咨民疾苦哿矣居人哀此行旅乃命司空汝諏汝度乃出精鏐于囊于槖我石旣攻我材旣同厥基維舊厥制以崇　后曰勿亟子來則遠陂陁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蜿如長虹下飮于河王途旣平水歸其壑告成于　帝我　后是

若我　后之德遍于九土徃來以通式歌且舞人所歌舞天則必從從之維何福祿攸同保茲　天子介以萬壽　天子萬壽奉　皇太后瞻彼中原以襟以喉車書來同以游以休惟休惟戚闕諸隆替臣庸作詩敢告津史

東塘公太史葬黃山記

萬曆癸未太史東塘先生卒明年葬于黃山先是太史公謫廣平司理稍遷南戸部郎過里中展墓縱轡至黃山下四顧而歎曰樂哉斯土歿而葬是不憾矣明日復偕其子孝與徃孝與墜馬不能從太史公裝

就道執孝與手曰東方地佳兆也汝與南陵公諦視之南陵者公從叔行精堪輿家者也孝與俯而應曰諾已而大疑且駭然竟未及往居無何而僕以公病狀來告孝與馳而南至徐州值大雪且行且泣淚被面從横成氷止宿村舍中夢公憑几命之曰吾不歸矣汝視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孝與瞿然覺股慄髮上指起冒雪伏馬鬣而馳至滁公已卒矣見夢之夜蓋卒之日也孝與持其喪歸與南陵君議葬地歷視太史所游覽處曰於法皆不宜葬至北山下杖而登山山巋如壁東西兩峰隆起如拱如揖南至河而

三六九十三
三六七六

止南陵君曰亡以易此孝與悟而泣曰此豈所謂吉
牆下者耶即不知言趙氏者何也卜既定葬有日矣
孝與臥柩前夢一蒼頭告曰闕地遇古石橋奈何則
相與往觀之至則儼然古塚也堂宇宏麗朱扉四扃
從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
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是宋貴主葬處也生嘉
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戸部主事推官云旁
有書數厨劒四皆銀室孝與扳劒舞遂覺覺而始悟
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葬太史公既葬而封其
泉出其傍明年芝草生嗚呼異哉太史公生五十年

而未嘗游茲土也一旦覩之而低回顧戀依依不能舍且以服官行而執兒子手刺刺言卜兆事者何也孝與之夢何後先之符也即古稱藏瑗韋豈虛也哉徃者得返勞者得息塊然獨處就其眞宅此公所以有樂乎茲土者也夫生寄也死歸也骨肉復歸于土䰟氣則無不之也不有寄也復何以歸以今有歸形昔爲寄業已歸矣復何所之彼旣有之此復何寄吾安知昔爲寄今不爲寄耶安知寄者爲妄歸者爲眞耶且安知造物者不復以爲此拘拘者也要以同生死輕去就儵然而徃儵然而來即歸不歸無論已而

世之君子終身役役忽得忽喪且喜且愠不知世尺之非我一坏之有歸也嗟乎悲哉歸與寄眞與幻地下事吾所不能知而地上之事則略可覩矣余少與孝與友因獲侍公比復從公于館局同游一堂同宴一室別幾何時而公遂歸九京乎古人素車白馬生芻一束何人哉而不佞至今闕如也要之歸與寄眞與幻吾所不能知即別不別又亡論已公生平行誼詳誌中不具載載葬事始末如此

臨朐令荆公德政碑記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中摘

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旣久摘發治辦者皆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爲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其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荆公涖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墾荒蕪撫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寃獄清丈量積儲庠興學校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大略立法務簡持法務平即窮鄉幽壑

欲陳說疾苦者皆得詣令無所隔閡故朝所聞夕治及百姓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罷而安之既去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汜鄉侯復何愧耶盖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謂納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效慘礉以速其辦何暇為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慈父母於嬰兒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

日既去之日追于在位之日於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爲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爲郡吏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公自爲令爲御史治邑按部皆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憝府也赫赫爲名者毀媒也惟寛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真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而併以誡夫世之爲赫赫者

臨朐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宫多祠文昌而吾朐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閒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高閣于東門故址爲學宫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助之貲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寔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爲之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絶天通人神

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君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爲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

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士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遊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摛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

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重修聖水神祠記

郡城東偏七里許地出泉曰聖水池可盈丈清泠可鑒舊有龍神祠不知起時元司農元哲溥化寔重建之溥化鎮山東歲大旱執圭幣遍走羣祀無有效則使使即聖水祠禱焉俄而寸雲膚合霖雨大降遠近賴之蓋嗣是旱輙禱禱未始無應也鄉人相與崇事之春秋泮渹無廢祀顧祠無常主歲久圮壞丙子夏

不佞其從叔咸過其地臨池而樂之已而伏謁祠下流塵凝榭斷碑委砌惟時靈風肅然也周視而歎已相謂先服官於朝者請以俸入新之是年某舉于鄉其明年舉進士守官史局以神之靈不至顛隮獨奈何昭大神而弃言焉且歲一不熟我鄉人比肩接跡膝行蒲伏閔閔焉仰膏雨之來也曰神庶幾據我比者歲數登民得鮮衣甘食以樂有年緊神是賴而祠廢不治則靈貺不答也其於是新其殿庭飾以藻繪池上搆亭亭前建鐘樓而復爲文諭鄉父老神啓其心不余違也共建兩廡各數楹以丁丑七月始事以

十二月竣又五年而某奉使東還一再過之則改舊觀矣於是載酒陳牲而告曰以歲之不易三時之不害某乃得與鄉父老共葺靈宇以棲神于此神其俾我風雨以時稼穡用登誘我民衷一惟農桑是圖迸我蟊賊無使爲虐于茲土也庸肆其大德以保釐我東人我東人世世奉祀毋敢墮此於事神成民豈不兩無負哉不佞既書此記成事復爲作歌以樂之歌曰抗神宇兮清流搴芳若兮汀洲穆將愉兮靈修惣若臨兮夷猶令膏雨兮先驅登大田兮有秋鳴鐘兮坎鼓奠桂酒兮椒醑風嫋嫋兮欲來雲憑憑兮承宇

靈漣蜷兮朱宮杳冥冥兮紛來從駐八龍兮臨曲池
駕蒼虬兮逐文魚被霧縠兮雜雲羅御微風兮揚素
波皇剡剡兮既留焱遠舉兮陽阿望渺渺兮極浦木
蕭蕭兮愁予絅芳馨兮滿堂奉靈祀兮終古

歸遺金記

博野徐氏自光州靈丘兩公而著至方伯公而大至
太史君而遠稱世家矣盖本其先處士公云處士公
過蠡邑或遺金邸舍公得之立而須其人至暮無
求者明日復就其所則主人以亡金者訟掠不勝楚
公盡以金還之立出主人主人叩頭謝微公者無死

所矣嘗自灌園客有負囊苑于園樹之陰已索泉飲之竟遺其囊去去二十里許號而反曰吾所囊輸官金三百也不自意亡當即亡吾亦復亡吾家則奈何公復金還之客大喜過望割其半謝公公竟辭不受客再拜籲天而祝公願公世有賢子孫博野令朱君扁其堂曰貽穀而道路過者指其井曰此故徐公歸遺金處也於是公子孫識以碑而屬余記之余惟世之降也天下智盡能索以競錐刀之末其惟倜儻好義之倫乃能絕苴捐利而好行其德然爲德易耳而無以爲德難于之門王之堂是爲德者也吾自爲德

則何靳以責報于天爲當公歸遺金時豈復爲子孫計知其後奕世顯庸哉人有金而人失之而吾贖還之還之而一無所取也其不責報于人者也其不責報于天明甚此其爲德而無以爲德吾以爲近道矣蓋嘗論之倏而得之倏而有之皆寄也譬之蕉鹿夢焉失者與得者皆幻也萬態之交相代也不有失也吾何以得不有毀也吾何以成天下熙熙攘攘以相競者皆遺金之類也支公遺金之義即無所往不爲寄也余與公孫太史游最久太史好神仙自以爲得之可立致去富貴如敝屣耳自爲太史供奉潞邸十

三年甫擢參藩而遽投劾以去彼以爲官者倏然往倏然來而已不足以羈達人之跡嗟乎太史於道其有合耶盖亦其祖之風烈也

遊石門山記

余素懷禽尚之志以省覲歸未能及遠且期足跡遍于郡邑山川會吳生敦之自楚來生好竒兼有勝具乃以秋七月八日偕余叔肖浮公謝茂才遊石門去邑十五里許入谷口而西路漸狹約二里折而北斜徑出山谷之半石磊磊縈馬足野雉羣响山犬孤吠四顧無人踪惟伐木聲與谷底相應三里許折而東

兩山對峙屹如雙闕舍車而騎舍騎而步數息乃至崇聖寺途始窮坐未定有客歷石級而升一僕操具以從樹蔭中乍見乍隱則殷孝廉也猝不意至相見大喜拂石磯而坐俯臨澗谷足半垂在外澗中樹杪與足齊蟬隱而不鳴鳥語緩主客忘言僕從無譁乃始聞泉聲隱隱㞦岩下蕭颯淅瀝如出金石久之衆山皆響諦視則凡石隙皆出泉但涓滴耳如懸霤建瓴驟雨萬縷凄風間之吳生因誦唐人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若為此山預設也山三面皆絕壁日影所不至複嶺逶迤當其西入山深所歷漸高複嶺反

出其下故當夕而見日焉客既愛山之奇邃但恨不能望遠然以不外見乃益幽絕石壁南北各數百仞東半之從下仰視亦爲神慄青者如黛白者如堊峭者如削朧者如剝松栢數千百如矯龍盤螭攫拏蔭映攀緣石壁以助其勢不知所從植亦迄無能斬伐之者吾郡多童山無拱把之木而此山松栢以處勢高峻得自完莊生之言曰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彼所謂不材以爲舟則沉爲器則速毀咶之則傷人嗅之則醒世豈有此木即信如莊生言不試孰知其材否試則木已不完由此言之無論材不材獨在處山

深不深耳寺負北岩佛殿僅蔽風雨僧舍數楹架木爲之有遺蛻二臥者師坐者弟子也皆元時人兩人生時即居石龕中當時民間供養絶盛石上鐫大士像幾數千皆識姓名歲月筆跡絶工今寺已頹敝僧徒皆委去老僧兩三人旦暮乞貸山谷間興廢顯晦豈不以人哉游覽既周復坐于石上酒數行面夕日就歸路出谷口則日已暝矣桑麻被野樵歌互答乃復是人境焉

遊冶原記

冶水出冶官祠下注於湖疏爲河以入洱水湖曰龍

灣當海浮山下相傳爲歐冶子鑄劍池澄泓見底可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如貫珠勻圓萬顆水煙奄靄細如薄霧水升降與海潮汐相應其南有潭絕深作蔚藍色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畝樹環之自湖堤以北皆滙泉爲池竹環之泉分道下注非絲非竹環珮璆然陂陁相屬不知而入者不能出地可以忘暑游客不假河朔之飲霜雪落木葉脫竹亭亭獨秀下與水荇相映亦復不知有冬凡湖中泉以萬計湖外泉以百計樹以千計竹以萬億計魚游于湖鳥飛且宿竹樹間者不可得而計亭凡四堂凡二樓凡一

池凡七橋凡十主人凡五余清漪亭主也歲月不時至乃反如客而諸叔居水上者獨爲主主人喜蒔花養魚鳥所居成趣讀古人詩時時舉其辭亦頗愛客客至迭召而飲食之余至即不敢當客顧諸叔實爲主飲而散宿于清漪亭余乃爲主余既去亭爲主異日亭敞山水爲主蓋自酈道元稱熏冶泉之勝著于水經數百年而劉槩居之又數百年而海浮叔祖居之割十之一易地于沈氏沈氏以歸余若循其始則爽鳩氏之樂也吾何客主之有余自得請凡四至最後秋九月也與弟季韞宿于亭客既去與復不盡寺

鐘初歇山月半吐微雲點綴乍晦乍明乘月渡小橋至山下且行且止且相與語經冶官祠聽泉聲如沸清冷徹骨益復不寐邀謝君對弈三勝之闔門外蕭蕭刀刀以為雨也得無妨明日遊乎出而視之微風入而竹鳴乃就寢而次日遊于仰天

遊仰天寺記

自冶原將游仰天寺小憇五井歷八岐山度嶺而北折路狹不容車暗若濛谷出白羊口始豁然開朗人家依山足結茅茨或在山半林木翳然霜葉已酣忽復疑見桃源兩山夾道如長城石溝河出其下馬首

西指望峰巒頃刻異狀屏者几者爐者盂者冠者髻者耳者手者駢枝指者其嶺率微俯微僂左右列而拱揖有十道人峰巨石如人狀一人坐九人離立久望不能別其非人因歎造物爲是區區者也亦大傷巧矣山行三十餘里始至寺日已暝宿僧舍晨起禮佛佛殿凡六楹泉出階下甚清冽僧甃以爲池其後爲佛光崖壁立數百仞如蓮花多寶座上吐白毫光故名佛光松栢覆其上遠望如懸蘿迫而視之如薺耳虬枝蒼幹皆數百年物鳥決起而飛僅及山半如畫烏屏風上倏而易其處循仄徑至北巖下入小洞

折而東乃有路達觀音洞攀欄楯以登謁大士像有石大如掌光可以鑑山中屋宇林樹人往來歷歷皆可指即不知雪山石鏡有此否稍東為文殊殿從殿後有徑達山背為水簾洞洞口石乳垂垂欲滴有泉自洞中出濺綠苔白石上注于壑即石溝河之源也還至佛光巖下循仄徑而南為羅漢洞一名太祖洞太祖者僧所祖也而野人訛為藝祖附會以俚語或遂形為詩章刻石上為山靈所笑洞絕奇邃廣數尺深百餘尺有竅出其上可以望天僧吹笙客以洞簫[illegible]而和之洞中嫋嫋不了其南為黑龍淵窅然而深

以石捘之良久始砰磕有聲石壁上書游客名字記歲月如崇寧宣和大觀字甚工今亦不知爲誰何對之頗有峴山之感邑旣僻在海上山又去邑遠文人韻士少游歷者蔓草中得完顏氏斷碑寂寞數語遂作韓陵處空谷者見似人而喜矣大略仰天冶湖山水足稱兩絶山上松與水邊竹各略相當微恨殿前水不外流海浮山不奇峭耳此即造物不能使兩盈類若有靳惜者然各有獨至居然自勝豈必爭流競秀乃稱應接不暇也觀已復至白羊口經釣魚臺取道逢山下以歸逢山屹立巨嶂如錦川石青蒼五色

上映天碧石紋隱隱如門狀透迤而東皆如瑣窻重闥不知述征記所稱石鼓石人今猶在否會日暮不復能登陟悵然以其游爲未足尚以俟諸異日甲午九月廿一日馮某記同游者余叔觀海公弟季韞殷孝廉謝高兩茂才也

新設汾州府碑記

萬曆二十 年某月日山西撫臣魏允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或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

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于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爲屬實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錢穀法當互稽覈而緐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産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皆以

爲便昧死以聞　制下部議戸部尚書臣俊民議曰
汾州在　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
擔荷甚力汾隔永寧踰黄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爲扞
蔽于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汾
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
制曰可名府曰汾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
各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
弟子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退居凡四
百十楹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
與百姓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

約束諸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凡民有訟獄皆就其
郡取決上下相維民是以和内拱偏關外聯絡塞上
稱重鎮焉計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榷稅
力取諸薪粲一錢一後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
終皆中丞魏公爲政云既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凡
三上　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
疏皆留中不報　上若曰今爲天下計久遠謀事見
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
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
茲郡也嗚呼　上意深遠矣是後也始與中丞合詞

以請者制府尚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使萬公房公叅政甯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某君汾州同知　君通判　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某旣記其事爲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泙渫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爵彼椒聊或饑而梟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鞫鞫殷殷訟滋而棼自石之戕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餙乃兵乃治乃城崇墉巖巖乃增其郛百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膴膴疏請于朝易州而府于

落于臬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庚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于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疆宗恣其武健今且歛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今不離跬步昔議爲郡屢議屢格豈期今日乃言底績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尸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謀　天子之休羣山北走太河西來於萬斯年惟保障哉

顏神鎮重脩青州別駕魏公生祠記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泉出文姜故址者遶其下海上稱形勝地云鎮去山可三里許厥土墳而埴宜陶陶者以十數青以西淄萊新益之間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貿易輻輳而不可以法匿其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也恩以用其法蓋昔者郡別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之涖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闓澤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擁道遮留者塞乎轅轍之間車為之枳已而藉公弗獲則肖其貌祠之歲時

伏臘必祀祀必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宇下者低
回不能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商賈者曰
嚮者無擾於吾市其嘗有犯於公者曰是眞我公也
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疇昔之壯者老老者
寖以物故祠亦日圮乃相與聚而謀新之以請於守
道盛公盛公曰吾志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國於
是捐糈鳩工順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故兩楹
拓而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蓋衛武抑戒之
年矣仍如其疆仕時貌之制從新貌從舊志思也祠
仍於范文正公祠之側明相埒也而揆公與文正吾

必以公爲難何也當孤鎮於專城當草創于坐理當倅於守胥壞矣而民之祠之也同公何啻難乎上下千古所與公似者惟有晉太保王休徵氏一人當是時民歌之曰海沂之康賴有王祥海國不空別駕之功夫以海沂重地安危係一別駕而所指以爲別駕功在國不空耳公視鎮事三年垂橐以歸積羨金四百置公署充經費推此志也寧復有剝民膏血空其機杼以困此大小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興世始大啓吾以爲公之淳德清節似太保而公之冡亂中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科爲閩人長公子

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比于江左諸王芝蘭玉樹若合符矣嗟乎夫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之報廉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則何也公名某字某中丞公名某字某同與百姓建是祠者某公某公也法得並書

甘肅建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甘肅於西北諸鎮最大外直玉門陽關通西域國萬計內連秦隴朔方四面皆虜孤懸一徑如綫吉囊遺蘖分住套中結海瓦二酋爲邊患隆萬中許欵貢以縻之然多不奉約束時闌入塞多殺掠歲戊子我師

不利失一副將軍　上震怒絶市賞問羣臣能制虜者廷議舉今大司馬田公　上命公以中丞往公至鎮訓師積粟二年而後用之每戰躬擐甲執枹鼓爲士卒先師武將士力而重之以謀用兵貴方略不責首虜故師出輒有功井山之戰虜易我師深入出不意而敗斬首六百級南山之戰海酋陷伏中斬首亦六百級西川之戰海虜傾巢入寇遇覆而奔火發死者無算大酋殲馬松山之戰諸虜并力一舉圖報復公先發禦諸邊外未合而潰番夷之從虜者皆來歸涼州之戰公先得其間使諜之急發兵薄虜帳下斬

首七百級公在河西大捷五小捷數十驅虜千里外築邊城四百里列亭障至寧固鎮番凉莊浪之間烽燧不設郊堡不驚比於內地會樞臣虛位久　天子召公入本兵柄計公起備兵使者至大司馬加太子太傅在五歲之內每捷聞　天子出大官金錢賚公不可勝紀官其子至錦衣指揮使人不謂驟也公去鎮之明年方伯霍公偕六郡吏民將校建生祠祀公而問記於余余惟公之功非一鎮之功也頃者島夷外訌我盡徵天下兵而東虜實狡焉生心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公獨用一鎮士馬出塞屢破之禦諸

原又破之狻夷始知我中國之刃有餘地也我師始張將吏思自奮于功名　天子亦藉以無西顧而一意于東此其大功一大虜捲酋內持兩端實借諸部嘗我一鎮得志則望風麋起豈但失數十年伏戎之利雲朔以南詎有寧宇公破虜積數千級築京觀而封之西虜既遠塞大虜來互市者嚙指不敢驕夫公明破西虜之膽陰奪大虜之氣是公罷款以戰而以戰維款其波及諸鎮者公之餘也此其大功二西夏與虜錯壤戎夏交捽也穹廬環堵相亂也非我破虜而虜蹂我敗兵之氣没世不復今虜不啻數敗死者

胔骼不收生者瘡痍未起不數年虜氣未復也而我以數年生聚教訓厲其蠭氣可以犂而兵之亦可柔而撫之撫之惠兵之武我之撫與勦皆有餘百世之利也此其爲大功三公有三大功皆不止在一鎭又不獨在一時而鎭人獨安得專有之而專祠之邊人之淳固也當其所愛百世不忘也虜即悍當其所畏百世不敢近郅都健吏也虜不敢侮其像李廣一校耳聞其名輙遠徙不近邊八公之草木順昌之旗幟皆無當于軍實輙望走不旋踵者何也當其所畏也是祠也公之像儼然在焉君子登是堂若聆謦欬亶

籌策也小人曰公猶在是乎復將衽席我也將吏如奉白羽而執鞭弭不敢易紀律大酋名王猶凛凛金戈鐵騎中辟易不敢視也公身在武部提衡九塞業已戰勝於　朝廷而公之像在鎮邊人讋公餘威而循其遺策亦且不戰而勝於邊鄙是公前日之勝一而今日之勝兩也由此言之河西得公祠而重若雲臺麟閣有公之容景鐘太常有公之伐則固不待祠而重矣田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而余亦與霍公爲同年友於其請謹執簡以書

矩室記

矩室者右侍郎退食處也在端揆堂之右室凡四楹縱長而横狹歲巳亥余領是官增一檐北其戶而割室中四分之一以益之中析而六室正方矣名之曰矩室語曰臣執方矩者方也凡規從矩生故絜矩絜矩者有矩而後可絜也窗凡二可以南可以北南牖宜寒北牖宜暑歐陽永叔所稱暍茅簷之冬日披竹簟之暑風此地實兼得之當其自公多暇穆若無營披襟解帶流覽圖史亦復與古人何遠惟是時事漸異推擇多不報欲言不入欲嘿不忍則無寧抽矢菆納諸房而磨礪以須也顧安所得當而稱自牖仰視

榱桷俯視階塗以斯爲媿耳室外編竹爲籬斵木爲屏庭中花樹作曲欄護之對之蕭然足稱吏隱紫藤二株吳文定手植也盤龍怒虬夭矯相攫殆百餘年物二栢樹不知所由植即未必棟隆之用亦自楚楚可憐藤與栢古色足相參而曲直不同體不宜並立於此李文饒有言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小人如藤蘿非附物則不能起欲以鏡流品別貞邪或有取于是後之來居是室者宜廣此意以贊佐其長不附人亦不爲人所附謖謖勁風其有以自立也有區別無已甚彼藤蘿者自榮自瘁因物以付而我無心焉是

即所謂矩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傳

遠峰汪先生傳
尹孺人傳
青州守唐公傳
烈婦畢孺人傳
郭趙州傳

贊

王襄毅公像贊

少司徒王公平蠻督木贊
弘翁林老師告天圖贊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箴

養心齋箴

題跋

擬　御製重刻古文眞寶
張泰亨䟽草
紀別

傳

遠峰汪先生傳

遠峰先生浙之鄞縣人初諱鏜孫已去孫而獨以鏜行字振宗遠峰其別號也汪之先越國公有功於歙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間至元時名泰亨者始家於鄞泰亨生仕芳仕芳生思溫思溫生公憲公憲生溶溶生晁即先生父也以先生貴故稱贈公娶於丁丁夫人有身夢雷電煜煜有光彷彿聞香氣屏帷間覺而生先生生而頴秀異常兒贈公常拊之曰兒子必亢吾宗年十四博涉傳記善爲文以戴記爲邑諸生

鄞士故無爲戴記者有之自先生始陸康僖公孫文
和者善相人擇壻以陸夫人來歸癸未贈公卒先生
倚廬孺子泣朝夕上食哭極哀襄事無違禮丁未成
進士改庶吉士先生爲諸生時已稱博雅能古文詞
及讀中秘書益發憤脩業務在厚蓄而薄發所爲文
盡去一時刻削擬倣之態舂容平典發其所欲言而
止己酉授編脩滿九載晉侍講壬戌擢諭德視南京
翰林篆明年署南京國子監事甲子召還春坊是年
典應天鄉試時孫公世芳爲副行孫公卒于事先生
既經紀其喪而以一人庀簾內事總校多士及錄出

彬彬稱爾雅之文先生三分校禮闈以及是後所收
多知名士其後多爲名公卿大夫云丙寅陞國子監
祭酒其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已巳左遷南京太僕
卿是年太夫人卒居喪一如贈公時辛未復爲南京
工部右侍郎壬申召爲禮部左侍郎管國子監祭酒
事先生凡三視國子監事留都士驕汰先生示之以
禮而抶其泰甚者士畏而安之其在北監抑請託禁
超驀清餼廩之乾沒者以給諸生頒五倫條約以訓
迪之其科條後先如一轍焉癸酉　今上初御經筵
先生以進講賜白金文綺已而陞左侍郎兼侍讀學

士佐部事乞　兩朝實錄總裁官乙亥　穆宗世錄
成加實俸一級丁丑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教
習庶吉士先生以爲國家儲士秘館士第爲藻繢雕
工無益乃取丘氏大學衍義補令諸士程而閱之其
教指不煩期于明習故事令可施行而已是年　世
廟實錄成加禮部尚書兼學士賜予甚渥先生事
肅皇帝久史官所疑事皆以質先生又刪定皆出先
生筆燦然一代傳信之典先生之勞最著故恩禮特
厚焉戊寅以上　兩宮徽號恩贈二代如先生官方
是時先生已倦遊稱疾乞罷疏四上　上乃予致仕

給驛以歸賜鈔幣爲道里費先生天性長厚與物無
競寡言笑被服造次必以禮嘉靖中爲史官深居匿
聲跡得不見忌然亦始終無所回詘　穆皇帝在裕
邸推擇講讀官先生次當得之會留都翰林缺視篆
將以某往某祈留踦先生先生曰人臣效職何短長
而自擇乃請往起詞科三十餘年回翔兩京卿貳間
後進或先至八座先生顧處其下夷然不爲意言官
以浮語中先生　上固知先生端愼無他詔視事如
故先生再上章求去終不自明也士以此益稱先生
長者先生既歸四明闔門不問外事喜讀書至老彌

篤居家恭儉有節度歲時伏臘享祀必虔撫宗族昆
弟備至戊子歲大侵出積粟卹姻族姻族人各以親
差等受粟遺書有司以緩徵蠲逋爲請鄉人賴以全
活甚衆或以德先生先生謝無有此自出有司意耳
其好爲德而避名類如此一日坐齋中見其鄉先士
大夫若衣冠而揖之先生曰是殆迎我乎未幾病卒
時年七十有七凡四子十一孫皆彬彬世其家者也
馮子曰余從先生遊三年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先
生道廣大無能窺其際要以言不譁衆行不詭俗仕
不爲容退不爲名蓋不言而躬行退然無營於世者

也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徒以澄不清撓不濁爲漢諸賢冠余於先生亦云

尹孺人傳

尹孺人者御史中丞孫公配也中丞公娶於李再娶於葛俱早亡乃諧孺人孺人父煌母柳氏歸中丞公時生十有七年端重閑內則性至孝事舅姑皆得其懽太夫人嚴正持家政甚肅孺人以和婉承之每食必躬脩具以進視太夫人加七箸則色喜衣微垢躬湔濯而進之太夫人善病飲藥必先嘗之每之母家必禀命不踰宿而返曰不忍姑獨在堂也太夫人所

親愛亦親愛之色有所欲與即推以與之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嘗不接以溫詞即僕婢有不善未嘗當太夫人前有誶語曰有姑在吾不敢專也自母家返必拜于庭太夫人意有所不可必長跪受訓詞孺人一日不侍側則太夫人不懽中丞公自爲大行侍御及今官官長安者十五年孺人常留侍太夫人中丞公居常不勝翩雖陟屺之感每奉使過里中依依膝下不能去太夫人不謂善也曰孰有食君之祿而晏然里舍者乎促孺人與中丞公俱行至京邸孺人必先返返必囑其媵曰吾不能一日離姑以是違夫子如

皆返則孰執巾櫛以從如皆從則誰代夫子養者吾
獨歸耳汝留善事夫子盖孺人三入京邸而三返最
後遂不復出太夫人病甚孺人食不甘寢不寐衣不
解帶者浹旬既沒而哀毁踰禮若將以身從之居再
朞而卒盖猶以痛太夫人瘠而死也孺人善居室喜
施予其於族黨周給尤厚宗人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兄弟貧不能自立孺人斥簪珥給耕具代輸官租稅
曰我實有兄弟忍使向他人求活耶嘗買二僕其父
業受直持之而泣孺人曰使我得僕而使人父子相
失不忍爲也即以還之亦不取直其仁心爲質皆此

類毎與中丞公語通曉大義中丞公未嘗不稱善中
丞公立朝按部聲績卓然孺人內助居多孺人既卒
中丞公誓不復娶論次其事屬余爲傳余盖讀史而
有感于鮑女宗之事也鮑蘇仕衛而女宗留事姑其
言曰婦人執麻枲治繭絲以事夫子潔酒醴羞饋食
以事舅姑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世之紛紛也人
巳寵辱相形也惡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夫
必將自有之則何適不妬乎若夫以身事姑以人事
夫子視人之有如巳有之士大夫克斯志也政事立
議論省朝廷靜矣余故傳之以附于古上臣之義

青州守唐公傳

唐公維城字邦翰閩莆陽人別號兩峰其先出渭南宋貞肅公介後也轉徙入閩家莆之龜塘勝國時遠祖廉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懋有隱德徙居城東父時雍累官別駕所至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博涉經史攻聲律爲人慈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衣與人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島夷陷興化郡公方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率家人夜縋東山畢盡而後下賈傷幾斃期年病良已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眞州課稅丁卯榷蕪湖關

孫孟宰

課多奇羨號爲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徵解屬邑令曰以是相緣也當事者不獨處脂膏無疑自潤矣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人語及利端即面頳義形于色在郎署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辛未出守吾青爲政務寛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反寃獄以數百計見罪人被三木爲之泣涕不得巳始行法焉其無大罪即鞭朴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同頴穋麥有五岐者會有　詔開膠萊河公以爲工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畚鍤徒勞費亡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

不養馬有建白青郡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牧畜民實瘠矣馬安得肥且濟以西賦輕當養馬青以東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至欲援劾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十餘萬徵收吏或稍爲低昂公請準輕重爲權置衡府庭令民自兌而輸之胥吏不敢近方岳善其法檄州郡著爲令時議急催科執以課吏殿最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不爲易曰杼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政暇進諸生講業程秇識拔無虛士正身率物士亦彬彬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之幾于無訟

矣以公識拔兩生視魏公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知巳獨於紀逑即知巳不敢徇公歿二十年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石五年家如寒士也居不數畝跡其終始可謂清惠矣

烈婦畢孺人傳

畢孺人者故太史王公象節配也父曰昌祖大司空亨爲成弘間名臣孺人笄而歸太史太史以壬辰進士試庶吉士第一聲籍甚孺人從于京師居二年諸吉士當授官政府相與計士先器識器識無如王生即復以王生第一授翰林檢討太史性廉靜恂恂自

下居常謝造請下帷讀書孺人操女工夫婦相對攻苦食澹晏如也歲乙未太史兄斗亦登第攜家來京師而太孺人留里中孺人語太史曰伯與姒偕來姑且倚門望子與子歸乎謀以省覲行有日而太史病寒不汗醫診之曰是陽證而陰脉法當死孺人微聞之即取莞籥畀姒氏姒氏愕不受孺人曰吾匍匐救病者且不給其暇理此乎每夜焚香祝天祈代太史死祝一言泣數行下聞太史呻吟嚙臂刺骨以分其痛則謂其姒曰與嫂同歸王氏十年夫子不幸無子息病且篤嫂肯以次子亮爲夫子後夫子死且不

憾姒曰敬諾則攜亮至太史前曰無憂無子今有子矣太史瞠目視之已復語太史太孺人在千里外獨不能忍須臾耶伏而泣仆不能起盖孺人已不食數日矣太史疾革屬纊孺人不勝痛則復謂姒曰伯與姒幸憫我以子子我我在也則亮屬我我不在寧復為我嗣耶姒曰為爾子終屬爾耳孺人哭且謝潛入室距戶自經死時乙未四月廿五日辰刻也頃之復蘇心蠕蠕動吐血數升畀以藥拒不內醫視之息猶屬也腸已斷矣次日太史盖棺乃絕距其生二十有三年矣事聞　詔嘉其節烈命所司諭祭表其閭

馮子曰死生亦大矣自古女子以身殉夫大略至痛結于心又計晝亡復之感概一時死不旋踵者也我躬不有遑恤我後故爲死計者不復顧其後而爲生計即不能死畢孺人七日不食投繯以從太史於地下烈矣乃若立嗣子以奉其祀從容顧盼而後死比之于臣忠臣而能爲良臣者耶死且復生生一日復死古所謂死乃可忍沒而猶視豈虛也彼其正理正氣適去適來造物者亦直聽之嗚呼異矣

郭趙州傳

郭之先蓋六安人始祖諱用者從 高皇帝渡江有

功彭蠡之戰　帝馬中流矢以所乘馬掖　帝以升
帝解所佩弓韣賜之拜昭信校尉已而分隸楚王遂
就武昌家焉凡數世皆以朴茂長厚至老死不遷業
其習爲儒自趙州始趙州諱某字子德少而開敏有
識度昂上而豐下喜讀書從塾師遊家貧不能具脡
脯師約同舍生以暮夜講經公無與焉公入舍取所
誦書見一燈熒熒師儼然坐爲同舍生陳說甚悉皆
向所未嘗聞者歎曰傷哉貧也師乃不以我爲弟子
則潛而出旦日辭歸悉橐中市書伏而讀之無何補
博士弟子關中三石喬公得公文大奇之時時召與

語楚諸生乃更向慕公去其師從公遊公曰吾以登棄于師不能復棄諸弟子諸弟子卒多爲聞人已酉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乃謁選得河南杞縣學博抵官之明日而師五之難作自歸德一晝夜破考城柘城違杞三十里而軍邑令某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爲令晝城守事甚具令曰然則修城乎公曰烏有去賊三十里而始委土者乎令富人出木板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劍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賊偵知有備遷延引去城竟以全御史列上其狀銓

部李公擬非次擢之而會李遘難事遂已遷四川威
遠令以母憂去官服闋補廬之舒城公精察有幹略
自操三尺無所事吏胥諸椽數十人欲困公則相率
投牒去六曹盡空公踞坐笑曰若屬盡欲高尚甚善
令何忍不相成趣召諸吏署牒諸椽度無奈何則因
丞簿因服謝罪公曰我固知諸椽僞也各以次受笞
竟三歲不敢爲奸一儒生計傾其兄其父加懲焉則
糾諸儒生鬨于堂公曰弟訟兄子抗父朋友不相責
而相助爲不善朝廷建此堂何爲者也諸儒生長跪
謝不敢復譁時民間苦養馬一歲責一駒奸民以藥

飼馬馬速肥已而遽瘠以斃又非行賄不得收公乃白御史是不獨苦民且苦馬不如勿養馬而以其費輸官便御史聞于朝著爲令於是江北諸州縣不復苦養馬矣景藩之國諸大吏徵屬邑金爲供張民大擾屬邑或緣以爲利公僅約藏中贖鍰以應坐是失上官旨已而有詔覈因景藩爲利者大半得罪去而公乃更以不擾薦云舒故無城會有倭警公始營爲城令笞罪以下皆得以磚贖磚積如丘積灰積穀皆不煩民而辦城且成而會有趙州之擢趙人習驍悍挾騎射白晝掠殺人公下車即申法令定約束周道

爲長垣以備羣盜出入與非常孔道有墻自公始治郡九月用前令舒城時中忌者脩郄罷官以歸公舉兩丈夫子曰某某居常教其子以砥礪節行爲務曰吾束髮自脩以不能讇敗官然士固有志終不欲爾徼巧爲遇合正以成吾志耳長君以戊子偕計吏詣公車次君爲太史聲名出一時詞臣之右二子皆在輦轂下公忽貽書曰釋氏謂身不淨無不壞理我旣生且老何嫌病且死乎爲兩君處道里費手自緘識寄之端坐以瞑得年七十有一家世子女具誌狀中

太史氏曰語云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　肅皇

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郭公以校官用一時決策當方張之冦其爲令若守治城垣皆不煩官帑爲百姓計久遠假令當一隊一面其功伐可勝道哉今天下所憂與　肅皇帝時正等虜以形倭以聲而士大夫已凛凛嗟乎安得如公數百輩置天下郡縣有之即又恐終以郡縣老悲夫

贊

王襄毅公像贊

惟嶽降神我公奮跡大略淵回英姿山立籌策帷幄勛勤疆埸名在華夷功存廟祏憶在先朝威靈烜赫

黠虜欵關請封獻譯發言盈庭惟公決策五餌五利
就我羈勒名王既馴罪人斯得鯨鯢是翦鴟鴞永格
執贄稱臣比于藩國庭有貢馬邊有飛檄民樂耕耘
兵省主客我之賜予月以千百我之生聚歲以萬億
以彼易此我亦何惜使公而在兵豈脫籍使公而在
虜豈横索以後失計疑前石畫今之議者無乃太刻
我瞻公像神采如昔素髮飄蕭雄風爲奕公神在天
時遊沙磧隱隱雲中如覩矛戟手挽天河静銷鋒鏑
康國芘民與天無極

少司徒王公平蠻督木贊

江左諸王肇自始興奕世衣冠被于雲仍新城之盛逾六十載天祚明德表于東海桓桓太僕萬夫之傑牂牁金筑分符弭節匪茹犇蠻翳厓窮藪雖則癬疥寧容稂莠　天子命之信我天誅懸師萬里載馳載驅乃誓乃師以劃以宥潤草膏原凶渠泥首乃任其土乃人其人不遺一鏃掃氛息塵三殿聿新惟楝惟榱公再受命載渴載饑神之瘁矣綏此遐方力之殫矣爲　天子堂國有大蒸以死勤事天眷忠貞永錫不匱厥年不永餘慶則延子孫保之千百斯年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山有虎難攖而易避也城有狐難克而無足畏也狐附虎虎依城社則不可制也豸冠者誰驄馬使也而狀嶷嶷而馬騤騤其氣厲也矯如鷹隼當秩而鷙也如霆如雷屏陰翳也古之所擊虎而冠今之所擊貂而寺也吁嗟乎埋輪古何難今何易也主也聖臣也直吾以論其世也

弘翁林老師焚香告天圖贊

朝衣被被委佩陸離其帶則垂其容委蛇若將舒而祁祁若有穆而深惟凄兮似秋意將朝而獻規温兮如春其得請而怡不可與天知則必不為此焚香而

告者誰古則清獻今則吾師於戲噫嘻

箴

養心齋箴

宰制六合子臨萬姓則惟人主總衆職而操其柄運量百體裁決庶政則惟天君總五官而宣其令夫以四海奉一人以一身奉一心彼人欲其何物奉此心以相狥與物交引與接爲構生于心而害于政充于前而滋于後一私方起衆欲交來伏寇在側蠹我靈臺馳騁則蕩心之馬麯糵則導欲之媒諂媚則蓄奸之舍聲色則兆亂之胎故聖王宅平而執中養安而

守素無有作輟無有佚豫無以嗜慾滑天和無以嬉遊傷王度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以柔曼傾意而輕喜無以骨鯁逆耳而輕怒我聞王道惟在謹獨欲觀隱顯之機請察魚沼之潛伏我聞君心惟在所養欲觀操舍之理請驗山木之消長一令之違勿謂可反誤不盈方寸其流已海寓之遠一念之私勿謂何害判不越幾希其究乃聖狂之界故曰意不並銳事不兩隆嗜欲深則天機淺已私退則道德豐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以心導耳目謂之聖以耳目導心謂之庸嗚呼精一授舜祇台賛禹心問擬于　高皇心

箴註于 世祖惟聖德之純茂及前皇之踵武躋聖敬于九圍紹絕學于千古

題跋

擬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

古文真寶二十卷載秦漢以來諸文大略詞旨簡明不詭于道而政理民風燦然可披而覩也言無論淺深斬于近理文無論遠近斬于適用苟裨理道雖蒭蕘工瞽猶將寶之而况體沿前哲事存往跡者乎惜其微有挂漏未稱全書是用躬自省覽補其未備乃若編中文體代不相襲微獨世次使然當亦上所嚮

服下所漸染殊路耳由好成習由習成俗歷覽前帙曷云異旃爰訂斯文用示向往使摛詞者遠紹大雅挽彼流風化成俗善萃此芳華施于有政同文之教式有助焉

張泰亨疏草

泰亨爲給諫封事凡二十餘上大略孤立行一意未嘗伺人顏色隨人口吻持重不輕發遇事度無肯言者乃始草奏上之及泰亨之疏出人人當其所欲言則競錄其牘而藏之盖余登朝十五年見士大夫明能見事强能持之不激不隨不匿情不近名如泰亨

者未兩見也泰亨既出爲𥙿知言者皆謂泰亨行能
高可大任不宜置之外僚主爵乃移泰亨入佐冋政
命既下士大夫皆訢訢焉而余猶記送泰亨時執手
相戀相戒斤斤語以涉世之難與夫保終之不易泰
亨既别去乃復思向語泰亨者固未既耳夫射者不
以善息一發不中則百發廢余向所以語泰亨止此
矣泰亨不見作室者乎當其始鳩工聚材天下未測
吾所欲爲一鎮其甍欲加尺寸亦不可得故如射則
欲善息如室則忌早鎮何者名不可多取而欲善亡
猒也盖士各有量極其所能受而止如韓琦范仲淹

司馬光呂誨其聲名皆自諫院起以致光贊大政垂則來裔而後四君子之量始極近世士大夫亦有爲臺諫錚錚有聲至其晩節末路逡巡脂韋爲天下笑此以餅罍之器欲多取于造物故溢而敗耳泰亨屹然有執遇事能見本末故知爲彼不爲此田晝語鄒浩曰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敢爲泰亨誦之

紀別

癸巳春泰亨以中丞飭江防視樓船下瀨之師戒行甚亟過余言別語次相誡也泰亨之言曰子家宦于朝四世矣士大夫中稱世講者十人而四同鄉曲及

它所往還者十人而六凡詞臣多賓客有稱譽皆敗道也愛爲憎端譽爲毀端子其戒之余再拜受教余爲文贈泰亨者再未嘗不規泰亨泰亨與余別者三聞藥石之言一而已始知泰亨知我愛我而且恨其不早相告語至臨別始發也往時世用敬承略及此意而不如泰亨之直切余與諸兄弟別未嘗不求益得一語未嘗不日夕戒也及其漸遠漸忘又復浸尋漸漬不自覺坐無勇與無恒耳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則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鬻誰則貿之我能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沉

冥吏隱彼爲何人麈容俗狀此爲何事遠輸古人近愧良友夫多言而數當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毁不如毁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而出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嘗苦多精神嘗苦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爲身害者即不獨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傷氣形太用則勞神太用則竭夫惟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玆言

馮琢庵先生非海集卷十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表

翰林院修撰蓮塘王公墓表
大理卿滸東張公墓表
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雙松韓公暨配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墓表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表
協守遼陽副總兵南橋傅公墓表
贈淑人李節婦張氏墓表

勑封徐太孺人墓表

故承務郎翰林修撰蓮塘王公墓表

太史王公臥病京邸不佞數過訊之輒謝不見一日使僕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不復多語公必許我無困我遂泣下喉咯咯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廿六也嗟乎當其時一諾不忍出於口今安忍執筆爲此文乎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爲狀稍論次之公名

庭諆字敬卿別號蓮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八世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廣布政使仲即公叔庭諫爲諸生名甚著季庭論與公同舉進士關西衣冠之盛一時無與儷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如其官母楊爲宜人云公生而敦敏少如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閑關下帷大畧如諸生明年更直史館時奉詔有撰述多美麗之文

壬午以　元子生被勑命授階文林郎奉御書貟諭諸
侯王便道省覲歸子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踊而
哭曰安用子爲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乎哀毀過
禮杖而後起既葬搆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
讀禮之暇盡發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
卒公旦夕哭其父冢下小憩書舍則憶其弟復哭而
返體駸駸病矣巳亥服闋復授原官丙戌分校禮闈
所賞識多知名士即所置亦評隲其瑕瑜而次第之
是年與修大明會典丁亥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病
不能廷謝予告以歸庚寅還闕下尋見推擇爲經筵

講官公髯而豐下修幹闊步儀觀甚偉少能飲酒不復問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飲而體日益癯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憂之而公讀書吟咏自如也余嘗規之曰公所由病讀書飲酒兩端能止酒不能無讀書病何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廢書廢書則亦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日病大作暴下如注臥榻兩月病垂絕歎曰生不能報　明主死不能見老母予罪也夫其配東孺人泣于榻下而癉絕公張目曰汝善自愛吾以老母兩弱子爲託汝豈以一痛易沒身之託哉遂瞑時年三十八矣公有至性奉母孝事

兄如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子復死携所遺
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焉請告時會大旱流民死者
枕藉於路公盡散先世所積穀以周之而出俸金掩
其骼曰吾力不能給若棺姑無使爲鴟鳶食耳生平
操行修潔慷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眞致不爲孅趨
小文率心所安而語無匿心亦無溢詞其爲文法司
馬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撫大率類其叔祖槐野先生
而於前輩中所服膺者無如洹上崔公以爲士要以
意誠爲主鞶帨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務人物臧
否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校　累朝訓録見沿

革利弊先臣所建今可施行者輙手自記籍之雖未及施用然可謂有其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館居又相近始終十餘年未嘗見其妄語每相對使人懷抱傾竭卒之日詞林諸君皆爲太息流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諒哉今天下游道日廣煦嫗取下相爲引重而眞意蔑如也斯道也將亡矣余之私痛不惟公乃次第其行事爲表曰是惟故太史王公之墓家世子女具蕭太史所爲誌中故不載

大理卿滸東張公墓表

公諱鹵字召和河南之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爲

光祿公諱某生某是爲公父公幼警敏受知于其鄉
先正後渠崔公銑浚川王公廷相年二十一舉鄉試
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益高至巳未成進士除婺源
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累
遷兵科都給事中聲籍甚庚午晉太常寺少卿辛未
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
浙江以思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戊寅詔守舊秩撫保
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路
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
考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

則雖不用猶用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毅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爲諫議大夫即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其強正值　穆宗踐祚公請勤視朝涖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　今上甫六齡公引　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浹事易習言易入引覃吉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　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蝟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已則易成鈐制多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覬望互相

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宦官孟冲以内降有所罪公極
言 祖宗家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
之刑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爲疏入衆爲公危之 上
知公忠讜不罪也内江相請更營制公已見推爲奉
常命未下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可或勸公已遷官
矣顧少巽公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疏入竟從公議
營制皆如故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戢叛
卒馬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
阨數百里保障功爲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爲
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尚不可況内

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與公談膝輒前席既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每書來報書曰公不言是以待他人者待僕也雖然亦無以待僕者待他人也其相向慕如此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詘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為極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既罷凡來與相君語者皆視眉宇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為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為持平論而數年中視

眉宇頌功德者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免嗟乎言之
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戇戇罷然始終孤立
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無所枉吾以爲公所直者
大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邃于理學
言動師薛文清輯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立身
剛正自持非獨氣勝葢見理也公先後分校禮闈舉
士六十人半爲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用讜正事
明主以道進退世比之王范兩文正葢得其師之風
烈云先大夫宗伯亦公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
學數侍公識其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

具誌中不具載

明累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雙松韓

公暨配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墓表

中丞撫遼左期年會封倭之議起中丞持不可坐他事免既入關望親舍而喜曰今日乃得長在太淑人膝下而其兄參政亦上章乞終養以歸居二年太淑人卒參政泣血為太淑人狀而中丞持以詣余曰向先公之沒壤而封之未及表諸墓今太淑人悼棄兩孤將合葬於荊山之麓敢以文累子余手其牘而泣兩君得請奉太淑人且二年而余歸侍先君三日耳

其忍操鉛槧以書兩君固以請夫世之思不朽其親
亦如余乎則何敢辭按狀公姓韓氏諱某字守正別
號雙松主人父曰某公早卒母曰袁太孺人公博極
羣書喜談名理一時知名士皆以公爲師以明經遊
太學倦而歸侍袁太孺人者十五年周人之急不以
亡爲解有田千畝歲入常不給或勸之仕笑曰吾不
問千金產乃以五斗米離母膝下哉博士杜君爲閭
右所持公率諸儒生力白其寃狀事尋得解里人誦
其義性恬曠不喜聞人過間從布衣飲有道人短長
輒以大白浮之初長孫生公侍母讌甚歡飲數斗遂

病病且死撫叅政中丞而泣曰吾以奉爾大母故不仕一旦先朝露垂白之母哭而思我即死有餘痛爾輩其勉卒大業以慰爾大母且慰我遂卒時隆慶巳巳六月十二日也公沒三十年而督學使者徐公釆公評祀公於鄉賢祠鄉人高其行誼益久而彌著云

公初娶於聶賢有士行早卒繼娶安太淑人叅政中丞安之自出也公既不問家人生產太淑人操內政佐諸子篝燈費公沒而家更以羸奉姑甚備每旦躬上食拭匕箸以進姑勞之曰婦老且休矣太淑人謝不敢曰夫子之志也姑卒率諸子營葬事自初喪至

卒哭無違禮存拊諸猶子如其子曰姑實念之以此
志余慕焉叅政中丞相繼舉進士時上俸錢皆以給
娣姒之貧者而自奉蔬食布衣泊如也歲乙未孫汴
卒婦胡以身爲殉太淑人哭之哀至廢寢食病數日
以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初中丞官工部
主事詔贈公承德郎工部主事前母聶贈安人母安
封太安人中丞遷戸部郎中叅知爲太原守中丞以
按察使備兵塞上每課最輙受制詞貴其父母公積
贈官至按察使而聶太安人與太淑人皆至今稱蓋
凡四錫命云子三人長萃善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

西南康郡南康土瘠多奸民賦不以時輸而閒通諸豪猾吏獻金錢爲壽稍假借顔色輒譁謗爭持吏長短而賦益逋公于職當治賦則戒門下即有私謁弗爲通行金者徘徊觀望久之相顧錯愕曰無以故事恩王公公第爲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遣之及期無敢後者蓋不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爲上功次最得璽書褒予云會內地有倭亂徵狼兵討之狼兵故獷悍又以急徵益暴桀所過椎剽自恣莫敢問度行次至南康郡人洶洶則以公攝郡符公謂郡人無懼吾已爲檄檄之矣軍及境而遣人喻其帥曰以爾數千里

越險遠赴公家之急誠勞苦顧兵所當孔道膳資餘
牽竭矣行有齎居有送無違者若安得縱士卒無賴
目耽耽攫人都市與倭何異帥素憚公威名稍斂戢
公亦預戒屬邑為治具比至犒廩均徑南康無敢譁
伍郡故多盜瀕湖設洊船不數里一置瞰則以直付
主者繕治守備其私郡所輸直而以繕治請公持不
可則以廢格譖公中丞初稍惑之公持益力中丞不
能奪已復悉公廉直而多其不撓卒褎公治行為江
右第一居無何而直指徐公行部至饒以公從饒萬
安令某以朘削為機兵所訟他讞者入令賂匿諸朘

削狀而當訟者重罪法當遣持甚急兵遂叛盡甲而馳徐公方倉卒曰趣召王别駕來諸亂卒聞公至咸相戒勿動王公不寃我前讞者懼得罪夜詣公幸勿爲異爲吾屬地公不應竟案治一二戎首并治令衆心帖帖僥始解嚴徐公念非公莫寧萬安者則以公署萬安公治萬安六月以考最還郡萬安父老子弟扳援吁呼請借我王君無他徒不可得則相與尸祝歌舞之公業奏最復移鎭景德董陶景德故宜陶然亦苦陶故事諸所給上供費率中貴人領之直不能半給而豪長者又多窟穴其間造淫巧賂遺中貴人

而取分焉故諸窯戶生日處公至一切謝絕景德以蘇頊之公以他事適饒而浮梁尉某巡徼至鎮縱徼卒爲暴民不堪命羣聚鼓噪圍尉尉亡匿公署中方窘迫時而公適還鎮片言慰諭民皆散去其素行信于人當大事不動聲色轉危爲安多此類在鎮歲餘擢兩淮鹽副鹾司利藪淮又隩區當南北都會稱陸海或勸公曷以其餘自爲計公正色折之視事甫月餘而中丞鄢來視鹽政鄢自負政府私人視淮猶外府也而巨商其者出沒淮南北因緣爲奸利有年矣聞相客鄢來操金將逆之公聞趣收捕發其陰重罪

竟論如法鄜至無所得大恚且目攝公曰是實謚我比公遷傳慶藩以去猶嗛嗛不置嫉所厚善御史某劾公老疾落公職公歸再閱歲以疾卒卒之歲鄜某以賄敗又三十年而公子中丞持節鉞鎮宣府爲時名臣當公罷官時槖中蕭然衣布素行里中畝不拓宅不益邑人同時宦游者僅一再任則已建甲第飲食器用鮮好見公落落如故相與誹笑之以爲無能更十餘年故甲第皆圮壞子孫負販于市而公之世始大啟蕃於是知有天道焉公以監冑平進無所繫援而所至治辦有聲夷兵悍卒俛首帖耳不敢動

此可以聲色取辨一時乎亦惟素行潔清使其心服耳由此觀之所謂清在一已者是耶非耶若乃敝衣羸馬斤斤自將而當死生利害之交張皇囁嚅不能出一語此乃可謂在一已矣嗟乎悲哉世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聞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家世子女姻戚具誌狀不具論第表其大節如此

協守遼陽副總兵傅公墓表

公諱廷勳字世臣别號南橋世爲遼陽蓋州人始祖恭讓戍邊恭讓生旺旺生祥祥生景調戍廣寧以捕虜賜爵一級景生釗鏆鑰鑰以大中丞節塡撫中州

爲時名臣釗生佐卽公父也多斬獲功累官指揮僉事卒而公代爲百戶旣受事奮六世之烈思以功名自見束髮從大將軍戰濫蒲河斬首虜陞副千戶以指揮僉事復從大將軍拒虜淸河堡先登所部卒斬首二十九級陞指揮使復捕虜果力箇等功最于是都御史御史皆上章言其可用狀得　旨陞義州備禦時匈奴大入塞而公當虜所入道麾兵疾戰矢貫其股左輪朱殷公戰益力還殿其明年陞五軍營坐營歷南北羽林諸軍佐遊擊叅將凡三年而所訓練士馬以數千計大司馬念居庸重地而兵與將不相

得難其人已而曰無以易廷勳則調公以原秩視關事久之以詿誤落職還義州中丞魏公張公憐其才以爲中軍領標下兵歷遊擊將軍嶮山叅將修守備營城塞旦莫不休竟以病會虜入瀋陽公乃力疾復視事爲三覆待之虜至伏發破之事聞詔以副總兵協守遼陽公遂謝病不任告歸歸五年卒公爲將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建營室千楹居之亡一切剥削脂潤之習三軍皆樂爲之用性恭謹遇鄉人士皆折節禮下之喜施予貧者衣服槥櫝多所周給亦以此附焉史氏曰今天下幾偃革獨遼左一隅用兵三陲晏

然而軍實不豫且軍士苦暴露將莫之省憂其何以勸傅將軍身典軍搴旗者數矣不矜其壯節而誠信愛士慈仁著行伍閒大得人和忠之屬也足以一戰假令閫以外皆務附士如傅將軍者其功伐亦可勝道哉余葢有感於傅將軍故爲之表使後有聞焉子女相屬語在誌中

贈淑人李節婦墓表

婦人而立節者往往當其家中葉或以死或以僅存或中微而後乃昌大則有幸有不幸焉彼自盛年迄於白首所歷皆悼心摧骨形影相吊之境即幸而有

賢子孫躬食其報則已春秋高耳目視聽衰僅乃見之或遂有不及見者嗟乎節固若是苦耶張淑人者李贈君繼古配也歸贈君八年舉一子一女而贈君卒淑人悲絕而蘇心口自語也從逝者則孰與育生者乃强活而拊二孤李故以貲雄邑中贈君沒家漸索歲復不登幾無以給朝夕外侮狎至索賦者日譁於門淑人脫簪珥給之茹苦操作十餘年而孤始成立是爲封君楝楝舉二子曰雲龍化龍化龍即令司馬君女歸殷孝廉煉淑人因命兩孫從殷生受易每雞鳴淑人篝燈而績呼兩孫起讀書未幾皆補弟子

員而司馬君迄成進士爲世名臣司馬君初仕爲嵩
縣令淑人就養邸中時時敎司馬君爲政尚寛大省
刑獄務得百姓之和司馬君受教惟謹治成擢爲郎
以考績過家省淑人而會學使者以淑人節行聞於
上有詔表其閭士女聚觀豔羡之淑人獨俯而泣我
以夫子故徼寵靈至此而夫子墓木拱矣淑人少而
困比司馬君起家淑人已老司馬君以御史中丞撫
遼左用破虜功　天子驟貴之至貳卿予三世誥命
而淑人卒已數年益自古明智婦人往往當其子孫
髮未燥時識其家興廢以俟後如左券守節者則不

然痛憤之極生死不自知何知興廢嘗淑人脫簪珥給吏卒時豈復知有今日哉夫知其後且昌而爲節者易耳不知而爲節者此眞無所爲而爲者也節立矣後始昌大而身巳老或遂不及見嗟乎節固若是其苦耶語曰士窮見節義當天下無事梯榮席厚不知何人一旦有緩急死事成事以濟艱難者皆節士也代終之義畧同一揆不幸而不濟與禍偕終幸而濟爲家國福始而未必其身享之也要以窮不極節義不見倘亦天成之耶作李節婦墓表

勑封徐太孺人墓表

徐太孺人卒而子叅伯君持選郎余君狀爲余泣曰傷乎太孺人之卽窀穸三紀矣而虛阡之貞石弗表也孤也不穀亡足以道敭德美抑選郎言而衷敢請子表諸墓道葢余以叅伯君同籍士習知太孺人云太孺人故徐女而育于蔣以蔣甥也先是鳳橋公有元配周繼室以蔣曰蔣孺人太孺人嘗逮事蔣孺人于未笄時歡甚忘其爲徐出也已太孺人復歸于史則娣事蔣孺人復歡甚忘其匹也太孺人雖起諸姬而以里中望族位諸姬上蔣孺人歿而當室以開敏佐鳳橋公內政鳳橋公故高貲食客嘗滿太孺人

爲主中饋滫瀡肴核惟稱以此賓客日益稱譽之太孺人既操家秉諸姬無不娣事太孺人者而太孺人未嘗以寵故豪諸姬撫諸子表褓裦如巳出亡異視頃之鳳橋公謁選得南鴻臚郎且行以家屬太孺人太孺人則立召諸臧獲授約束以豐約稽田入以子母稽鏹緡以版籍稽賦稅井如也巳治旁舍爲塾命二子繼振繼宸就外傅身率女以德以工力勤不輟曰歎之家而主不自織耶歲時伏臘禴祭于先祠二子攝衣冠成禮醳而召父老子弟餕神之餘曰母以爾父宦遊廢祭享禮袒免而下至於里閭以乏請鮮

不黽勉應折閱則出其劵焚之曰吾家所不足者非財柰何以錙兩之故令我君子困於義也及鳳橋公歸問家政益治大喜謂非若誰寛我於官者復睹諸子玉立庭下愈益喜謂非若誰錫我胤者亡何鳳橋公歿太孺人哀毀幾絶二子引衣裾泣曰孤不天以及父抑父所以卽瞑九原者獨以母在耳而母重自傷若藐諸孤何太孺人始收淚撫諸子久之爲二子廢箸以居巳謂兒子輩巳知學不得復問家人產乃命叅伯君負笈如吳中叅伯君以是折節彊學有聲尋第讀中秘書再歲授給諫以兩宫恩封太孺人既

拜命前爲壽太孺人愀然不樂曰天子以汝故錫及
未亡人則旣逾涯矣顧而父以一經遺汝豈其僅以
一命賁泉下之爲寵惟是不失身以不辱親以不負
國兒勉之叅伯君拜受教會朝議以省臣分閱九塞
廷臣以爲寵太孺人力誡叅伯君以造物忌多取叅
伯君得無行巳叅伯君歷歷中外太孺人數寓書邸
中勉以初服以故所至有聲績至叅知行省太孺人
歿時年七十有四矣歿之日呼諸兒女前吾相女父
以式穀興女家能無媿女父者吾目瞑矣諸兒女請
告誡曰不記女父平日語耶讀書靑樂爲善最樂創業

難守成尤難餘無可言里中聞之皆太息非是母安得有是子乎表曰談儒行者多詘貨殖而史稱人富則仁義附跡其取予權稱施于有政可也此丈夫之所難而況于笄幃乎雞鳴之婦不愛解佩以相夫子于義聖人采以風焉婦清以財衛其貞淑至感天子築懷清之臺蓋其重也太孺人起諸姬身不越閫言不踰閾爲娣則宜其君攝主則宜其家爲母則宜其子守天之聚以施于宜六行具矣叅伯君貴而有令名實以太孺人顯而太孺人不獨以子顯是乃所以以子顯者也生歿世系具狀誌中不論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志銘

贈建極殿大學士心䕶許公暨配汪太夫人合

葬墓志銘

封中大夫光祿寺卿松庵臧公墓志銘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紹岡傅公暨配劉

太恭人合葬墓志銘

太理寺卿龍池張公墓志銘

封奉政大夫户部郎中樂天張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厤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山劉公暨配邢安人合葬墓志銘

贈建極殿大學士心䕫許公暨配汪太夫人合葬墓志銘

上御極之十四年大學士新安許公以一品滿三載上嘉之晉少傅廕子予三代誥命公疏辭以無功不敢厚受賞　上卽念臣在事久而臣之父母未葬或量與䘏典賜臣歸而奉丘隴死且不朽有詔勿辭其特予父母祭葬視一品階而命公之中子中書立功乘傳代往襄事焉公乃再疏言臣辭賞請䘏今得䘏併受賞是市賈之道而臣不忍為也謹昧死固辭上重嘉公有讓乃許辭誥廕明年會典成於是卒

贈公父心䕫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再贈母汪氏一品夫人某忝侍帷幄伏見
天子恩禮輔臣德意甚盛而少傅三命滋益恭君臣
之際皆不宜無紀而少傅以先公狀來請銘則何敢
辭按狀公諱鈇字德威心䕫其號也其先出唐睢陽
公有儒公者避難之歙遂世爲歙人曾祖仕聰祖鑑
父汝賢世有隱德以少傅貴鑑汝賢贈官皆如公配
皆一品夫人公汝賢配汪夫人出也少育于外氏病
不能受書長而爲廢著依季父季父謂公有心計而
謹厚可任一切倚辦公費用大饒公雖游于賈人而

時時竊覽傳記多所解悟季父任俠多交歡士大夫
書記問報屬公為辭辭多嫺美人以為有南陽氏之
雍容焉季父無子以公同母弟鈺為子晚乃生子金
已而客死公致其喪歸撫金甚厚盡出橐中裝還之
鈺後惑譖者言訟金非眞季父子弗勝恚而死鈺同
產謂是以金而死相與謀釋憾于金公開說萬端至
於泣涕事以故得已或說金曰孺子寧知若父橐中
裝數耶世固有佐饔而不嘗者乎金又惑之以質公
公輒予貲再質再復予里中人皆爲扼腕謂公彼搆
公匿季父貲公即亡愛貲奈何亡愛名公終不自明

也曰我不忍負季父寧使金也負我於是公之產漸落然自喜爲德益甚諸母及外氏皆衣食公公始終共養不衰有兩弟而弱不任事數以官逋累公公傾貲爲之未嘗以有無辭收責於吳見責家盡貧反而不致一入曰吾寠人也知茹荼之苦不能施而忍責報哉晚年病盲猶杖而與族人會食于宗宗人皆嚴事之時口占爲小詩屢空晏如也閫內外事則盡委之汪夫人汪夫人者諱富英父處士顯母黃媼始歸公則傾奩佐公貲出賈賈或數年不歸而夫人獨身操井臼以上事舅姑下拊三庶弟皆得其心簪珥盡

則忍饑夜作寒燈四壁蕭然也蓋少傅生七年而心
蘐公始歸識其子又若干年而公所依季父友山公
卒夫人始從公稍食於賈而少傅學始成矣會又以
家難盡亡其產於是夫人又益困時時率諸婦舐糠
飲水於僦居一室之中而終不令公見也養黃媼及
其姊終身沒皆厚葬之此貧家富施婦人士行於人
情尤難者故少傅每涕泣爲余言其毋尤悲云公卒
於嘉靖辛酉九月十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
一日年六十有六夫人卒嘉靖壬戌九月二十一日
距生弘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八子二

人長沂娶汪氏次國郎少傅娶汪氏封夫人孫五人立身立綱立德立功立言孫女四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七人公夫人没之後少傅始成進士歷五贈至今階先是有巫下神言謂少傅公當貴而兩尊人不及見夫人獨深信之比少傅舉鄉試第一旦晚望禄養矣公夫人竟不果待如巫言豈固有數耶余嘗觀前史稱計然之策七用其五治越越以治輒棄去脱身游變化有概故足術也乃許公躬見治生之難而一再推其貲予人無所靳此其能聚能散其度有過人者汪夫人既佐其勤苦於家而少傅且用其土苴

以爲天下於是乎許公所就業滋遠矣是宜銘銘曰
睢陽烈烈未竟其業乃祀百世載貽之哲我徵於公
元碑在封餔勳啜積蘊隆崇崇儒冠而賈賈以市義
芘我本根以及子弟懸其虛囊責言則償罔色于市
罔鬩于牆折券棄責以行其德誰則拮据室家之力
數之云奇薄享厚施是生良弼霖雨於時一命而傴
再命而僂匪曰予庸曰予父母藹藹孝思　天子成
之翼翼新阡司空營之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勒此銘
詩九原可作

封中大夫光祿寺卿松庵臧公墓志銘

余初官京師則理軒臧公守光祿卿與余有忘年之
契臧公持中丞節出撫中州中州人服其威惠而遽
請告歸以奉其尊人松庵公五年而松庵公卒使使
來徵銘余不識松庵公識其子若孫世有懿德能其
官以是徵松庵公賢謹按狀而志之公諱節字介夫
松庵其別號也世世居海上瑯琊臺祖智公始徙閭右
生裒以明經初授京衛叅軍文無害遷同知定州累
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娶王氏繼娶劉氏俱贈淑人繼
娶陸氏皆有子長卽公王出也次符次策公生七日
而王淑人卒少不好弄稍長醇信有度而定州公方

匡諸生不問家人業以徼察公才且性孝友甫就學
受學未卒業即奪去使治產而使仲學云公忻然身
當操作什一之息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無浮
錙銖謹課傭保治田圃雜作以休定州公定州公既
用起家叅軍歷定州歲時藨蓘樹蓄所餘以佐邸費
給其乏歲以爲率間者臘矣且不及於辛盤以爲定
州累自斃斃策蹇往聚沙渡氷上手盡皸瘃而從省
定州官舍踐更之民以遺問者却之更倍以進公變
色叱曰夫固以我辭寡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染一
錢於是邦而未聞乎速持去毋衊我後定州公謝政

歸力作之入以內佐家外佐定州而兀兀窮年僅給朝夕矣定州公且念公一身而當勞苦令蚤自異則田宅僮僕器用取苟具率以美腴遺仲叔而朝夕奉定州公及淑人歡率自請供不欲卒卒過仲叔恩乃公比定州公劉淑人相繼卒哀毀如禮以治大事然率自取具不以問仲叔以仲儒生叔少不治事也往歲邑大徭役計戶口受事非桀滑奸諛子弟莫能往治而公亦諉帶者耳盡爲兩弟任稱負所責傾囊貲償之不稱償則鬻產第以足家稍稍落公故弗意也或謂君不自爲計耶卽爲兩弟足矣公應曰吾生不

有富貴在命乎吾安能秦越其家之一體人而求富
人居爲且吾見亦與矣未幾中丞上春官領乙丑南
宮得宿松令宿松不足治巳又移太湖而公誡謂中
丞爾所無忝爾祖奕世世業惟是淸白吏耳其就太湖
養則候人授遂餐餽悉出囊金以償謂此帑金民出
也奈何以老人故辱父老子弟爲至中丞以治行入
次選郎其就郎舍養則曰趣還里耳以玆襆襪業佐
爾京邸如爾祖故事庶幾其秉心滌慮以稱報塞者
里居杜門一切巽謝雜田間人絕無所請問邑子梗
楊大夫之獄請以百金爲壽郡大夫東海太守之屬

請以數百金爲壽以介於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吾不以賤更人墜定州聲老矣更改其初服取重尚書郎耶其人慚謝而去始一郤金而成定州繼再郤金而成中丞公少未習讀書然動合大義萬石君家篤行長者天性如此矣蓋公自少至老勤儉清恭如一日六十三而杖於鄉用執爵禮稱賓越數年而以太湖令貴貴稱太湖令又數年而以司勲郎貴貴稱司勲郎又數年而貴以中大夫稱光祿卿天寵蓋三錫焉謙謙傴僂郎諸族姓里巷諸幼子弟必謹下之毋惰尤篤於貧困者常行過市都門客纍纍困苦於邑

狀心竊憐訊之則賈人以盜鬻其緡錢無歸矣公就
謂第毋憂吾麴麥餘若干緡在柢以與之此當公窘
困時事及貴而封矣夜盜林木者獲之蒲伏謝衆請
致於理公曰吾不忍其貧也此庸得已而爲之與之
廩粟數秉而去族黨人有急者時時分廩周之歲以
爲常公雖儉約而好施予雖輕財不惜其用而不妄
取人雖不爲城府而不能爲脂韋鄉曲行即聞人言
不軌於道理輒掩耳走不可犯以非禮方髫丱時里
中少年羣飲襍集都肆公獨危坐正襟不動則衆盡
目攝之曰此夫錚錚者也然竟無以奪公嗚呼此豈

偶合者耶公即起於晨有士行矣公生於弘治某年
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得年九十有二葬於某地
用中丞光祿貫配孟氏焦氏俱贈淑人子男二長惟
一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常氏封淑人次
惟幾太醫院吏目娶王氏繼娶張氏孫男五長爾用
恩生娶庠生王瀾清女次爾勸戶部主事娶山西叅
政高密王者眘卿女次爾令爾壽爾偕俱幼孫女四長
適陝西苑馬寺卿張惟範男允承次適眞定府同知
王任甫男化貞三聘江西按察司副使丁養靜男耀
斗四聘庠生臺和夫男允大曾孫一嗣德聘庠生張

之貞女曾孫女一許河南杞縣知縣安丘馬伯光男某於是誌之而銘銘曰士也而農以成爾公其德乃豐農也而士以成爾子以延其祉爾祉既延爾行既完人以官爲家而公以家爲官嗚呼其難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紹岡傅公暨配劉

太恭人合葬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姓傅氏諱舜字汝華别號紹岡誥封大恭人姓劉氏諱秀貞兩人者今少司寇致仕傅公孟春之翁若媪也司寇少孤不詳其父詳其母中憲翁雖不長於世居恒振人之急引義

慷慨里父老多能道之者乃亦僅傳其概當司寇稍長知推尋父事太恭人亦稍稍爲言泣而識之竟亦弗能詳也司寇每爲人語及輒自悲安有生而不一識其父者乎司寇向以御史視畿輔學政持大體不阿權貴人指稱名御史家君在固安侍御薦之于朝稱門下士惟不佞亦時得謁則手一狀授余曰將謀所以藏也余遂不能辭按狀翁生弘治乙丑四月十八日卒嘉靖己丑八月某日僅二十有五年爾司寇生纔半期又三十六年而成進士度翁之卒以至于司寇成進士以至于今六十餘年中間拮据成立多

太恭人之力嗚呼亦足悲也聞翁固羸善病少負奇
弱冠讀書有聲顧連弗售父母憐愛慰止之遂息而
事親乃勤身服勞未嘗一日怠翁家次當主里中役
父母憐其病弗任役翁顧趣行役於是當轉輸則又
行轉輸同輸某者中路得疾歸翁爲經紀其半比竣
役囊有羨貲仍挈其半還之人曰無爲無厚羸也乎
曰是沒吾勞也其介然陳義多如此至於樹德彰之
愛由親始急人不返顧綽有餘焉族小弱弟者爲悍
僕居閭田里多漏籍稅更溢籍翁廉知之輒爲按錄
其籍得不縻母舅漆爲宗黨所搆常挺身赴之舅賴

得解免諸所賑窮周乏未可更僕數嗚呼如翁之勤勤則亦不自知其年之止此而世相傳道若此也則亦可謂之死不倦者矣太恭人仁心爲質大類翁居平行事翁卒後養老撫孤大事克舉教司寇成進士未嘗以愛克比司寇歷官所至時時諭令自愛寧寛恤寧多活人初翁之沒也二十餘年家中落翁父又以族子故代輸逋租意殊不懌太恭人勤力勞心脘瞀珥時甘毳曲得其歡壬子喪姑漆孺人再期又喪其舅終事無違司寇之初成進士也上書言臣母二十一守志於今三十六年年五十有七於旌格應下

禮官議報可於是司寇跪而觴太恭人太恭人乃更泫然曰吾爲報泉下人豈圖兒曹徼榮遇若此誠聖恩隆重兒不知吾艱難辛苦中嘗歷獨何心能破顏一觴也嗚呼聞斯言又足悲矣初太恭人就養於光祿之邸庚辰春南還至儀眞疾作抵湖口執孫鉽手欸欸而卒時五月二十一日也司寇時奉命操江亦至儀眞計聞奔而至會於城下蓋踰月云太恭人生正德乙巳五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二先是巳丑九月塟中憲翁於烟霞之山首庚趾甲至是辛丑二月二日奉太恭人祔焉禮也翁初於　穆廟之二年得

恩贈文林郎直隸常州府推官已又贈浙江道監察御史、今上大婚禮成又得今贈官劉自奉詔表爲節婦亦三命而稱太恭人其沒也又得並予祭嗚呼亦盛矣於此見中憲爲不亡仁者憐之知者榮之天之報施乃于其世吾獨悲司寇之志也翁父曰青岡翁諱成母即漆孺人太恭人父世瞻母席氏子一即孟春刑部右侍郎娶廖氏封孺人贈恭人繼胡氏封恭人女一仲貞適來蘊劉孟仲三十三孀居有母節孫男四人長鉉娶吴氏次釗娶吴氏繼胡氏鉉釗俱邑諸生次鈳娶文氏次鈛國子生娶劉氏繼胡氏孫

女三人長菊貞適庠生敖僊次常貞適庠生王子叔俱廖出次金貞胡出孚陳御史邦科子曾孫長慶鋐子廿鈳子聘陳士事良材女曾孫女潔貞始太恭人未貴時有伻來告中野有聲呱呱急往視之則其族人之棄也襁而收之其人覺旋自取育今其女且嫁有子能感念欷歔於太恭人亦若其自出云嗚呼是可以藏矣銘曰樞仕在唐始家淸江傳七生雩爲宋功郎四世及霓乃居石岐子棨來丞載徙珠湖郡乘實云環湖而居又十三傳偉洪孔川惟高惟曾崇聖生成世載隱德彬彬文學父成母漆君之自出來藴

于儷長沙裔孫父曰世贍母席孺人夫婦嬎德深心備福胡縣匪特胡耕匪穫夫也不長有閟其光婦能其室載其令名持躬惟謹育子之閔念彼懷人涕零如霣謂爾能子爾宜謹識孰知爾父是修是積數年勤施其澤到今惟其深心無遠無垠皇皇寵命既顧既臨藏此銘言以昭子孫

大理寺卿龍池張公墓志銘

廷尉公少從塾師遊師夢大神與語而授公秇也於是公少而著聲諸生間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歷戶部兵部尚書郎擢開封府尹公之爲開封潔亷疆

力不事權貴人權貴人銜之久之乃遷備兵靖邊道
山西叅政江西山西藩臬使以貴人故率皆用秩遷
又久之乃拜都御史巡撫順天再撫甘肅也尋守大
理寺卿貴重矣遂謝病去蓋公于近世功名之際稱
完節篤行君子云公爲人廉治有大節任事多遠略
郎兵部時屬蒲州楊襄毅公爲尚書毎諸郎前白事
顧獨目屬公謂是夫足當大任以故擢開封公治開
封首褫隷人不籍名者累千人晨起坐堂皇剖决立
就狡胥無所緣爲奸郡故饒財賦賦所有奇羨吏初
不知公則前白是故事以佐公需公怒令笞之悉附

簿入歲會中邑令進贖鍰公笑曰乃公無用爲也去悉徙實庚虜有大盜譁于獄闔兵來赴援者匝墻外日瞋睚睨不敢動公起手劍而入曰敢後者死衆擁入盜皆伏誅初靜邊議貢市文武吏多不廉察失虜心不者以漢財物啖虜恣從之名曰覊縻公至立晝機宜即市權充市賞不至費縣官一金事聞歲賜金有差而諸邊時方事虜顧虜至輒憂芻粟公憤悉摘發乾沒者寘法邊庫悉清虜之盟也議者謂吾且以其暇修守備乃盟日久備日益弛即功令與斬首虜同功多用虛文相冐無實者公所築鎮邊新障百二

十里葢至今稱雄邊起學宫親爲邊人師帥彬彬比
内地嘗試謂假令公居今時備邊顧亦如所爲虛文
爲政者不也治晉田賦即無論晉以無逋負所條官
會之議置櫝受輸諸轉置惟隷役任歲省富民數十
萬計至今天下郡縣效其法則公嘗爲之也葢公獨
用實心故所舉利便率世世利天下稱便按察豫章
取訟師訊得其主名數十人捕治之訟事衰息再治
晉爲方伯屬有鑄錢之役公曰是將與民爲政不可
急急則銅騰踴耳授民以柄條具入事絜爲令所鼓
鑄文質周郭大行矣順天外備邊内撫三輔公爲悉

裁抑諸不急費歲省征徭累十二萬巳悉取積逋盡白蠲之三輔民大蘇會虜炒蠻寇古北口遣禆將李如櫝等擊破之獲首虜捷聞詔賜白金文綺東虜土蠻以五萬騎犯遼有詔赴援部禆將楊栗等擊破之捷聞再賜白金文綺益爵一級而公亦以是威震諸虜間虜以十萬衆欲窺薊偵薊有備逡巡不敢入移攻遼公則又赴援遼再破之又再賜白金文綺而戚將軍繼光時爲大將軍守薊公所與議兵間同異輒瞋目諍不下巳而公策中將軍則穆然心折也始入守大理卿宣言廷尉與比部御史臺共執法耳何知

形迹論不當者輒反數月所計弊登中者千餘牘大辟囚以羅織下獄者全活甚衆夫世稱敦篤重厚之儒自守有之至涉世不能見功業臨以小感勢磬折不自勝公平居恂恂不越規範馴篤長者也當封疆飭法制興利便所至成累世業夫樹功業必於篤厚老成也信矣公之在開封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新鄭無以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

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遜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惟眞忠厚乃能眞正直如公可謂兼之矣公爲人嚴重孝友與人交無城府然非公事不一見縣大夫仕宦三十年無異寒素異母弟幼一歲而中憲公沒公悉析腴產付之葢天性然公名夢鯉字汝化號龍池中憲公則公父贈副使公者也公生于嘉靖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未時卒于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五配官氏累封恭人子四人長嗣誠官南戶部主事娶訓導李祖植女嗣謨選貢生娶紀善李縉女嗣誼邑諸生

既麑娶運同趙𤇆女嗣諒邑諸生娶都御史孫旬女

女二長適進士陳憲子諸生詡次適左都督戚繼光

子安國孫子二應龍聘御史左之宜女嗣誠出應某

聘諸生李燦女嗣誼出

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樂天張公墓志銘

封奉政大夫樂天張公卒于家其子觀察君泣而告

余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吾歸而承歡者七年今

而後歲時伏臘不知其一饗否也即欲依稀言笑如

侍膝下時可得耶嗟乎人子爲親何厭之有翁年巳

大耋親見其子鼎貴　天子三錫命老且病而父子

相依者數年觀察猶縈欷于養祭而較其豐嗇余詢其言未嘗不涕下沾衣也按狀翁諱某字大化樂天其別號也世爲高苑人六世祖仲安生從禮從禮生士舉士舉生紀紀生勳勳生天敘是爲翁父皆隱於田間以孝弟世其家公生而穎異治經術多解悟十八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名籍甚比邑學者爭延致爲師當是時翁家貧藉修脯以養兩尊人然時時念兩尊人春秋高諸季力田作苦對客輒泣數行下一日大風雪心動宿舂糧而返寒噤幾不自全抵舍則突中無烟已經日矣出所携糗糒跪而奉之父子兄弟

坐寒灰中相弔已而相慰也居數年名日益起弟子益進供奉漸豐饒而兩尊人相繼捐館舍公哀毀備禮旦暮上食如平時則輒泣曰何由得風雪夜歸父子坐寒灰中時乎已乃經紀諸季家爲娶婦治室廬田畝而後取產之最下者以居公旣不得志觀察生漸長風氣日上口授以書自少至長未嘗就外傳旦暮幾其成立閔閔如望歲焉癸卯觀察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濟源令奉翁就養居三月御柴車以歸曰子能約已憂百姓卽吾志遂矣若以爲養則不如居田間適也觀察政成課最擢戶部主事郎中又輒最

天子輒以其官宮之觀察守太原以乘傳入覲鑴六秩爲真定理官是時入覲者皆借驛符而太原守孤直無援獨舉坐翁聞之亦不爲意也久之以平陽守擢副臬備兵穎州用才任要劇調陽和虜酋擔力克新受封事多更端觀察拮据不遺餘力諸賢王當戶奉約束惟謹　天子三出帑金勞之塞上日閒無事則上章乞歸養　天子惻然許之公方病聞觀察歸霍然病已侍左右凡七年時病時已居常謂太宜人始吾以經術授諸生足以一第而竟困厄顧何知以孺子貴孺子業已許國　天子憐而使侍吾兩人

此非常恩也已復相與咨嗟吾老矣獨一子侍膝下與白髮老人相依爲命吾顧影未嘗不自驚以天之福得見一孫即死不恨矣癸巳四月孫鈇生又二年而公卒公性耿介行誼純備初爲士貧不妄受人一錢及以長公貴角巾布袍卒遇之不知其貴也宗族待公舉火者若而人待公以婚以塟者若而人里中有緩急輒就公貸緡錢或久不能償折劵棄責無所問鄉人皆稱爲長者觀察敭歷中外具文武材畧大抵皆奉公餘教乃其躓而復起受鎖鑰之任而歸奉庭闈之養父子相守晚復見孫則天之所以報施善

四〇六

人而昌大其世也翁卒于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五年正月初三日得年八十有六配某氏端惠有令德封宜人子一即觀察公修吉娶王崇儒女早卒繼室以高氏庠生相女也女二一適欒穀一適李芳春孫男一鈇聘韓中丞取善女孫女二一適庠生劉光一許聘石有聲以某月某日塟于縣之西原銘曰誰謂力田而不及豐誰謂積學而不及躬爾躬弗庸逍遙繩樞宛彼絳帷爲多士模克孝克友德其庶而式穀爾子亦其似而桓桓觀察爲國禦侮莪莪冢冠綵衣而舞子之能臣臣而能子貽厥孫

謀芝蘭嗣起厥德旣臧厥後旣昌鬱彼高封流慶未央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公墓志銘

吾師慶川先生卒于沔陽蓋期年而其子走狀來請銘嗚呼吾何忍銘吾師乎憶己丑秋師卧病長安邸中二三子奉寢興侍湯藥握手家人語宛宛如昨而今眞巳矣以吾師澹泊寡營不宜客死卽死無寧于二三子之手也嗟乎悲哉吾何忍銘吾師乎夫享師者無僞辭謹按實而志之師姓麻氏諱永吉字伯貞別號慶川先生先世舊爲慶之環邑人勝國時有節

制靈武蕭關者今其地猶有麻公塜云入本朝始徙家慶曰天壽曰二曰榮曰得林曰彪蓋五傳而爲贈中憲大夫王恭人則先生父若母也大夫恭人初艱子踰四十始孕孕期年而生先生七歲就外傅授春秋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讀中秘書已授侍御史蓋二年當 穆廟龍興之元年受命視鹽政於吳越閒剔蠹釐弊老吏無敢欺國課足而商不困戊辰哭其父既除服遂不出假休沐家居無何復哭其母先後又七年而當 今上之二年乃以故秩起家當是時 上冲齡接羣臣之日新

奄保自以狡愎得居閒欲有所陰陽會又江陵新貴
用事每授指相左右外廷囁嚅不敢言而會南中
奄有被酒揶揄傷省臣者先生曰今中人勢將起吾
以摧其鋒即具疏廷列狀幾獲重罪王襄毅公力爲
之地猶奪祿一年乙亥奉命按視京營會虜入遼陽
塞即實封白狀而相入對虜不足慮業解去矣即復
出誚先生先生顧謝曰　上居深宮何從知邊事永
吉言官也有所聞不敢不以質對相默然奄保欲置
諸路織造監先生具疏力持之得止而又會劉御史
臺者逮詔獄將從重訊先生奮然曰劉死言路塞矣

即具疏引唐子方事爭甚力是時救劉御史章亡慮數十大抵且救且詈之而陰爲相誦功德獨先生無撓辭丙子奉命按齊魯甫入境即按論屬墨吏孫鳳鳴者孫又相私人急謀得内徙而露章會且至倉卒不及爲地卒下廷尉驗狀論如律其冬讞囚是時吏事尚嚴急率用擊斷爲聲決死囚或多至百人先生獨不妄論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報入相大恚竟用姑息爲民奪俸一級已而出知潞安府潞宗多悍用勢武畧人不得則假官府脅之因持官府短長必謁其私乃有司亦稍稍侵其歲鏹之美而持益悍先

生爲賦其廩如期而給之諸宗人踴躍相謂幸歲鏹倍常時卒亦不敢謁其私郡豪某者宗姻也介勢横行里中有司側目無如何先生至繩以法潞安稅餘漏籍者動溢額萬乃按籍更不及額先生一切報罷其當額者一切無漏籍於是民蘇而國課更倍先生旣用失貴人意居六年不調即引病乞休䟽入而貴人病且死乃復即其地擢臬副治晉陽晉陽當孔道往來徑是者資糧屝屨不勝供也乃亦不無奸讕先生旣用治郡時習其地其地旣亦習先生授事肅然歲省置傳錢以數萬計居晉陽又三年歲乙酉稍遷

絫藩值歲侵先生主賑躬自循拊之明年又侵會先生入賀力請之大農又得賑故比年再侵再不爲災先生居晉中凡九年其去也行李蕭然如始至之日潞所出絺綺衣襲天下先生曰吾終不以地所出尺寸遺子孫屬吏某持家集呈公啓函而白金在焉公盛怒已而愀然憐之封還而切責之曰吾不受餽且不欲使人知也其操行潔清不務聲名類如此遷川南觀察使竟爲睚眦者所中假不宜其地議更調先生遂引歸諸中丞直指行部過者爭勸駕先生居久之起補湖廣觀察使先生既以潔直寡諧于俗視諸

少年善事者旣已得善地捷躐去居不能無悒悒嘗
再起家遘卑濕重遲之疾遂臥長安邸中六月乃愈
之官半年而卒沔陽地卑濕故卒以其初疾嗚呼痛
哉先生生嘉靖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卒萬曆十九年
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父中憲翁諱直初封文
林郎後贈中憲大夫母王亦初封太孺人後贈恭人
配陳氏阜城縣簿陳公貞烈暘孺人女也亦初封孺
人後封恭人子五周娶某嘉娶某僖娶某俱郡博士
弟子彭輿澍尚幼女三長字某次字某次字某孫男
五惟敬惟中惟斂惟誼惟簡孫女一先生終身不置

姬妾子若孫皆陳之自出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信然哉當麻先生爲侍御任高節斷斷不肯下持方枘納圓鑿其不合固當及時事改革向之立同異忤貴近者皆歷階而升身都華要先生所如落落以至于死夫仕固有巧有拙就拙宦之中又自有巧拙焉先生官三十年而歿之日家無餘財其廉不以成行其抗直不以立名闇深博大無能窺其際要其立意制行可謂貞矣是宜銘銘曰法以廉介以嚴風采嶽嶽深以潛朱絃玉壺惟公兼驄馬矯矯爲民瞻齊魯晉楚公所監霜風膏雨被里閭潘臯回翔

何久淹沉冥吏隱居以恬世世所重者健與籍莫邪爲鈍鉛刀銛日入虞泉迫于崦嵫其承之孫與男千秋萬歲符斯占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山劉公暨配邢安人合葬墓志銘

故江西觀察副使劉公卒于家其子茂才君徵余銘余束髮與茂才友相善間謁公公天下長者也即徵茂才之請余故宜識之按狀公諱一爭字貞甫別號海山先世棗强人洪武初高祖贇始徙益都贇生亮亮生昱昱以耆年受冠服倜儻有節槩昱生相即公

父也賈而儒行不肯爲機利事有隱君子之風娶于李而生公公生七歲從林先生受句讀林先生器之每受書至丙夜不休年十六爲郡諸生又二年邢安人來歸是時公家壁立邢安人紡績佐公讀書歲壬子舉于鄉已未成進士試事吏部進士謁選郎俯首卑下已甚公獨平視不爲屈選郎曰是嶽嶽且爲強項吏宜若以壯縣即以公爲富順令富順於蜀稱最劇公爲治持大體不苛小亡赫赫名然事皆辦治百姓便安之比邑貴人某家居通賓客禮甚貴倨邑大夫來見多折辱之公獨不往及入覲適貴人者爲政

乃調公儀封令會河決歲大侵公築隄防蠲租税食困窮掩胔骼惠聲流聞鄰邑或情窳不任兩臺輒屬公攝治之甲子遷順天府推官以贈公憂歸服除遷户部山西司主事監兊江西事先期而集考最 詔贈父相户部主事封母李太安人又幾年遷福建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當是時公登第二十年矣逾再考不得調所知或謂公一謁要人藉子公力可立得所欲公曰吾以不妄謁人故至此不欲中道自更易詩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招之不往而又求之客休矣願勿復言

辛踈庵王公舊令儀封而嚴公

寅所亦以舊富[illegible]皆欲交驩公公常謝之王公嘗
公權闕稅公不欲以膏脂自潤辭不受也丙子擢四
川布政司叅議即之任邢安人卒公喜寬大僮僕無
所督責安人持内政井井事務綜覈家人皆外樂公
之寬而内憚安人安人卒繼室以石氏公居常念邢
安人不置也更二年解組以歸居家十餘年病暑不
能語遂卒公性坦率喜飲酒面嘗赬與人語似嬉似
莊無少長皆禮遇之居家孝友有兩弟皆取給於公
三黨之戚賴公舉火久更以易而狎之至反脣或坐
門下而詬公持杯笑如弗聞仕宦三十年所如落落

不合同時第者皆至大官後來或居其上公不爲意仕人皆指公爲拙公亦自謂吾性拙不能逢世拓落故當至其當事操持耿介不撓不折亦自其樸直得之嘉靖中倭內訌言官論諸督臣侵匿兵餉有旨以其子孫屬吏更數十年貲產皆盡無以償公爲郎官請於大司農疏列之釋亡辜數百人西南夷搆事相殺傷建昌使者議舉兵誅之公以爲夷爭殺自其天性故當以戎索縻之不足煩中國發兵者戰失利援劾去乃爲飛語中公人皆緋皆以公議　嗚呼此方

殫[illegible]行能各[illegible]官如農之[illegible]
不敢踰繩墨後世人競所未至馳騖[illegible]
走名都旦暮有程不中程快快不能靜[illegible]汲黑相
曾之倫相與誹笑以為亡能夫長孺積薪安仁拙宦
拙則拙矣吾以徵其品也銘曰世錚錚而若無名世
兢兢而若無營廉吏之久也而若家無贏此今所謂
遲鈍而古所謂沉冥豈其卿豈其卿